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四十九

江西提督唐紀六十五

起上章敦牂盡屠凡十年

宣宗元聖至明成武獻文睿智章仁神聰懿
道大孝皇帝

大中四年春正月庚辰朔赦天下 二月以秦州隸

鳳翔 夏四月庚戌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馬植為

天平節度使上之立也左軍中尉馬元贄有力焉由

是恩遇冠諸宦者植與之叙宗姓上賜元贄寶帶元

贄以遺植植服之以朝上見而識之植變色不敢隱

明日罷相收植親吏董侔下御史臺鞠之盡得植與

三

元贄交通之狀再貶常州刺史 六月戊申兵部侍

郎同平章事魏扶薨以戶部尚書判度支崔龜從同

平章事 秋八月以白敏中判延資庫 盧龍節度

使周繼薨軍中表請以押牙兼馬步都知兵馬使張

允伸爲留後九月丁酉從之 党項爲邊患發諸道

兵討之連年無功戍饋不已右補闕孔溫裕上疏切

諫上怒貶柳州司馬溫裕殲之兄子也 吐蕃論恐

熱遣僧莽羅蘭真將兵於鷄項關南造橋以擊尚婢

婢軍於白土嶺婢遣其將尚鐸羅榻歲將兵據臨

蕃軍以拒之不利復遣磨離巖子燭盧鞏力將兵據

鼇牛峽以禦之鞏力請按兵拒險勿與戰以竒兵絕

其糧道使進不得戰退不得還不過旬月其衆必潰

巖子不從鞏力曰吾寧爲不用之人不爲敗軍之將

稱疾歸鄯州巖子逆戰敗死婢婢糧乏留拓跋懷光

守鄯州帥部落三千餘人就水草於甘州西恐熱聞

婢婢弃鄯州自將輕騎五千追之至瓜州聞懷光守

鄯州遂大掠河西鄯廓等八州殺其丁壯剽刖其羸

老及婦人以掣貫嬰兒爲戲焚其室廬五千里間赤

地殆盡 冬十月辛未以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郎

令狐綯同平章事 十一月壬寅以翰林學士劉瑑

通鑑卷一百四十九
二
爲京西招討党項行營宣慰使以盧龍留後張允仲
爲節度使 十二月以鳳翔節度使李業河東節度
使李拭並兼招討党項使 吏部侍郎孔溫業白執
政求外官白敏中謂同列曰我輩須自點檢孔吏部
不肯居朝廷矣溫業歿之弟子也

五年春正月壬戌天德軍奏攝沙州刺史張義潮遣
使來降義潮沙州人也時吐蕃大亂義潮陰結豪傑
謀自拔歸唐一旦帥衆被甲譟於州門唐人皆應之
吐蕃守將驚走義潮遂攝州事奉表來降以義潮爲
沙州防禦使 以兵部侍郎裴休爲鹽鐵轉運使休

肅之子也自大和以來歲運江淮米不過四十萬斛
吏卒侵盜沈沒舟達渭倉者什不三四大墮劉晏之
法休窮究其弊立漕法十條歲運米至渭倉者百二
十萬斛 上頗知党項之反由邊帥利其羊馬數款
奪之或妄誅殺党項不勝憤怨故反乃以右諫議大
夫李福爲夏綏節度使自是繼選儒臣以代邊帥之
貪暴者行日復面加戒勵党項由是遂安福石之弟
也 上以南山平夏党項久未平頗厭用兵崔鉉建
議宜遣大臣鎮撫三月以白敏中爲司空同平章事
充招討党項行營都統制置等使南北兩路供軍使

通鑑卷三百四十九
三
兼邠寧節度使敏中請用裴度故事擇廷臣爲將佐
許之夏四月以左諫議大夫孫景商爲左庶子充邠
寧行軍司馬知制誥蔣伸爲右庶子充節度副使伸
係之弟也初上令白敏中爲萬壽公主選佳壻敏中
薦鄭顥時顥已昏盧氏行至鄭州堂帖追還顥甚銜
之由是數毀敏中於上敏中將赴鎮言於上曰鄭顥
不樂尚主怨臣入骨髓臣在政府無如臣何今臣出
外顥必中傷臣死無日矣上曰朕知之久矣卿何言
之晚邪命左右於禁中取小檉函以授敏中曰此皆
鄭郎譖卿之書也朕若信之豈任卿以至今日敏中

歸置檉函於佛前焚香事之敏中
遠城使史元破党項九千餘帳於三交谷敏中
項平辛未詔平夏党項已就安帖南山党項聞出山
者迫於饑寒猶行鈔掠平夏不容窮無所歸沮委李
福存諭於銀夏境內授以閑田如能革心向化則撫
如赤子從前爲惡一切不問或有抑屈聽於本鎮投
牒自訴若再犯疆場或復入山林不受教令則誅討
無赦將吏有功者甄獎死傷者優恤靈夏邠鄜四道
百姓給復三年鄰道量免租稅邠由邊將貪鄙致其
怨叛自今當更擇廉良撫之若復致侵叛當先罪邊

通鑑卷三百四十九
將後討寇虜 吐蕃論恐熱殘虐所部多叛拓跋懷
光使人說誘之其衆或散歸部落或降於懷光恐熱
勢孤乃揚言於衆曰吾今入朝於唐借兵五十萬來
誅不服者然後以渭州爲國城請唐冊我爲贊普誰
敢不從五月恐熱入朝上遣左丞李景讓就禮賓院
問所欲恐熱氣色驕倨語言荒誕求爲河渭節度使
上不許召對三殿如常日胡客勞賜遣還恐熱怏怏
而去復歸落門川聚其舊衆欲爲邊患會久雨乏食
衆稍散纔有三百餘人奔于廓州 六月立皇子潤
爲鄂王 進士孫樵上言百姓男耕女織不自溫飽

而羣僧安坐華屋美衣精饌率以十戶不能養一僧
武宗憤其然髮十七萬僧是天下二百七十萬戶始
得蘇息也陛下即位以來修復廢寺天下斧斤之聲
至今不絕度僧幾復其舊矣陛下縱不能如武宗除
積弊柰何興之於已廢乎日者陛下欲修國東門諫
官上言遽爲罷役今所復之寺豈若東門之急乎所
役之功豈若東門之勞乎願早降明詔僧未復者勿
復寺未修者勿修庶幾百姓猶得以息肩也秋七月
中書門下奏陛下崇奉釋氏羣下莫不奔走恐財力
有所不逮因之生事擾人望委所在長吏量加撙節

所度僧亦委選擇有行業者若容凶麤之人則更非敬道也鄉村佛舍請罷兵日修從之 八月白敏中奏南山党項亦請降時用兵歲久國用頗乏詔并赦南山党項使之安業 冬十月乙卯中書門下奏今邊事已息而州府諸寺尚未畢功望且令成之其大縣遠於州府者聽置一寺其鄉村毋得更置佛舍從之 戊辰以戶部侍郎魏謩同平章事仍判戶部時上春秋已高未立太子群臣莫敢言謩入謝回言今海內無事惟未定儲副使正人輔導臣竊以爲憂且泣時人重之遂以木羣盜依阻鷄山寇掠三川以果州

刺史王贄弘充三川行營都知兵馬使以討之 制以党項旣平罷白敏中都統但以司空平章事充鄜寧節度使 張義潮發兵畧定其旁瓜伊西甘肅蘭鄯河岷廓十州遣其兄義澤奉十一州圖籍入見於是河湟之地盡入于唐十一月置歸義軍於沙州以義潮爲節度使十一州觀察使又以義潮判官曹義金爲歸義軍長史 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崔龜從同平章事充宣武節度使 右羽林統軍張直方坐出獵累日不還宿衛貶左驍衛將軍

六年春二月王贄弘討鷄山賊平之是時山南西道

節度使封敖奏巴南妖賊言辭悖慢上怒甚崔鉉曰此皆陛下赤子迫於饑寒盜弄陛下兵於谿谷間不足辱大軍但遣一使者可平矣乃遣京兆少尹劉潼詣果州招諭之潼上言請不發兵攻討且曰今日日月之明燭愚迷之衆使之稽顙歸命其勢易甚所慮者武臣耻不戰之功議者責欲速之效耳潼至山中盜讐弓待之潼屏左右直前曰我面受詔赦汝罪使汝復爲平人聞汝木弓射二百步今我去汝十步汝真欲反者可射我賊皆投弓列拜請降潼歸館而王贄弘與中使似先義逸引兵已至山下竟擊滅之

三月勅先賜右衛大將軍鄭光鄆縣及雲陽莊並免稅役中書門下奏以爲稅役之法天下皆同陛下屢發德音欲使中外畫一今獨免鄭光似稍乖前意事雖至細繫體則多勅曰朕以鄭光元舅之尊貴欲優異今免征税初不細思况親戚之間人所難議卿等苟非愛我豈進嘉言庶事能盡如斯天下何憂不理有始有卒當共守之並依所奏夏四月甲辰以邠寧節度使白敏中爲西川節度使湖南奏團練副使馮少端討衡州賊帥鄧裴平之党項復擾邊上欲擇可爲邠寧帥者而難其人從容與翰林學士中書

通鑑卷三百四十九
舍人須昌畢誠論邊事誠援古據今具陳方略上悅
曰吾方擇帥不意頗牧近在禁廷卿其爲朕行乎誠
欣然奉命上欲重其資履六月壬申先以誠爲刑部
侍郎癸酉乃除邠寧節度使雍王漢薨追謚靖懷太
子非河東節度使李業縱吏民侵掠雜虜又妄殺降
者由是北邊擾動閏月庚子以太子少師盧鈞爲河
東節度使業內有所恃人莫敢言魏謩獨請貶黜上
不許但徙義成節度使盧鈞奏度支郎中韋宙爲副
使宙徧詣塞下悉召酋長諭以禍福禁唐民毋得入
虜境侵掠犯者必死雜虜由是遂安掌書記李璋杖

一牙職明日牙將百餘人訴於鈞鈞杖其爲首者謫
戍外鎮餘皆罰之曰邊鎮百餘人無故橫訴不可不
抑璋絳之子也 八月甲子以禮部尚書裴休同平
章事 獠寇昌資二州冬十月邠寧節度使畢誠奏
招諭党項皆降 驍衛將軍張直方坐以小過屢殺
奴婢貶恩州司戶十一月立憲宗子惲爲棣王十二
月中書門下奏度僧不精則戒法墮壞造寺無節則
損費過多請自今諸州準元敕許置寺外有勝地靈
迹許修復繁會之縣許置一院嚴禁私度僧尼若官
度僧尼有關則擇人補之仍申祠部給牒其欲遠遊

尋師者須有本州公驗從之

七年春正月戊申上祀圓丘赦天下 夏四月丙寅

敕自今法司處罪用常行杖杖脊一折法杖十杖醫

一折笞五使吏用法有常準 冬十二月左補闕趙

璘請罷來年元會止御宣政上以問宰相對曰元會

大禮不可罷况天下無事上曰近華州奏有賊光火

劫下邳關中少雪皆朕之憂何謂無事雖宣政亦不

可御也 上事鄭太后甚謹不居別宮朝夕奉養舅

鄭光歷平盧河中節度使入朝上與之論爲政光應

對鄙淺上不悅留爲右羽林統軍使奉朝請太后數

言其貧上輒厚賜金帛終不復任以民官 度支奏

自河湟平每歲天下所納錢九百二十五萬餘緡內

五百五十萬餘緡租稅八十二萬餘緡權酤二百七

十八萬餘緡鹽利

八年春正月丙戌朔日有食之罷元會上自即位以

來治弒憲宗之黨宦官外戚乃至東宮官屬誅竄甚

衆慮人情不安丙申詔長慶之物亂臣賊子頃搜擿

餘黨流竄已盡其餘族從踈遠者一切不問 二月

中書門下奏拾遺補闕缺員請更增補上曰諫官要

在舉職不必人多如張道符牛叢趙璘輩數人使朕

日聞所不聞足矣叢僧孺之子也久之叢自司勳員外郎出爲睦州刺史入謝上賜之紫叢既謝前言曰臣所服緋刺史所借也上遽曰且賜緋上重惜服章有司常具緋紫衣數襲從行以備賞賜或半歲不用其一故當時以緋紫爲榮上重翰林學士至於遷官必校歲月以爲不可以官爵私近臣也秋九月丙戌以右散騎常侍高少逸爲陝虢觀察使有敕使過硤石怒餅黑鞭驛吏見血少逸封其餅以進敕使還上責之曰深山中如此食豈易得謫配恭陵立皇子洽爲懷王洵爲昭王汶爲康王上獵於苑北遇

樵夫問其縣曰涇陽人也令爲誰曰李行言爲政何如曰性執有強盜數人軍家索之竟不與盡殺之上歸帖其名於寢殿之柱冬十月行言除海州刺史入謝上賜之金紫問曰卿知所以衣紫乎對曰不知上命取殿柱之帖示之上以甘露之變惟李訓鄭注當死自餘王涯賈餗等無罪詔皆雪其寃上召翰林學士韋澳託以論詩屏左右與之語曰近日外間謂內侍權勢如何對曰陛下威斷非前朝之比上閉目搔首曰全未全未尚畏之在卿謂策將安出對曰若與外廷議之恐有大和之變不若就其中擇有才識

通鑑卷三百四十九
十一
者與之謀上曰此乃末策朕已試之矣自衣黃衣綠至衣緋
皆感恩纔衣紫則相與為一矣上又嘗與令狐綯謀盡誅
宦官綯恐濫及無辜密奏曰但有罪勿捨有闕勿補
自然漸耗至於盡矣宦者竊見其奏由是益與朝士
相惡南北司如水火矣

九年春正月甲申成德軍奏節度使王元逵薨軍中
立其子節度副使紹鼎癸卯以紹鼎為成德留後二
月以醴泉令李君奭為懷州刺史初上校獵渭上有
父老以十數聚於佛祠上問之對曰醴泉百姓也縣
令李君奭有異政考滿當罷詣府乞留故此祈佛冀

諸所願耳及懷州刺史闕上手筆除君奭宰相莫之
測君奭入謝上以此獎厲衆始知之三月詔邠寧
節度使畢誠還邠州先是以河湟初附党項未平移
邠寧軍於寧州至是南山平夏党項皆安威鹽武三州軍
食足故令還理所夏閏四月詔以州縣差役不均
自今每縣據人貧富及役輕重作差科簿送刺史檢
署訖鑠於令廳每有役事委令據簿輸差五月丙
寅以王紹鼎為成德節度使上聰察彊記宮中廝
役給灑掃者皆能識其姓名才性所任呼召使令無
差誤者天下奏獄吏卒姓名一覽皆記之度支奏漬

汙帛誤書漬爲清樞密承旨孫隱中謂上不之見輒足成之及中書覆入上怒推按擅改章奏者罰謫之上密令翰林學士韋澳纂次諸州境土風物及諸利害爲一書自寫而上之雖子弟不知也號曰處分語他日鄧州刺史薛弘宗入謝出謂澳曰上處分本州事驚人澳詢之皆處分語中事也澳在翰林上或遣中使宣旨草詔事有不可者澳輒曰茲事須降御札方敢施行淹留至旦上䟽論之上多從之 秋七月浙東軍亂逐觀察使李訥訥遜之弟子也性卞急遇將士不以禮故亂作 淮南饑民多流亡節度使杜

悰荒於遊宴政事不治上聞之甲午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崔鉉同平章事充淮南節度使丁酉以悰爲太子太傅分司 九月乙亥貶李訥爲朗州刺史監軍王宗景杖四十配恭陵仍詔自今戎臣失律并坐監軍以禮部侍郎沈詢爲浙東觀察使詢傳師之子也 冬十一月以吏部侍郎柳仲郢爲兵部侍郎充鹽鐵轉運使有閭閻醫工劉集因緣交通禁中上敕鹽鐵補場官仲郢上言醫工術精宜補醫官若委務銅鹽何以課其殿最且場官賤品非特敕所宜親臣未敢奉詔上遽批劉集宜賜絹百匹遣之它日見仲

郢勞之曰卿論劉集事其佳上嘗苦不能食召醫工
梁新診脉治之數日良已新因自陳求官上不許但
救鹽鐵使月給錢三十緡而已 右威衛大將軍康
季榮前爲涇原節度使擅用官錢二百萬緡事覺季
榮請以家財償之上以季榮有開河湟功許之給事
中封還敕書諫官亦上言十二月庚辰貶季榮夔州
長史 江西觀察使鄭祗德以其子顥尚主通顯固
求散地甲午以祗德爲賓客分司

十年春正月丁巳以御史大夫鄭朗爲工部尚書同
平章事 上命裴休極言時事休請早建太子上曰
若建太子則朕遂爲閑人休不敢復言二月丙戌休
以疾辭位不許三月辛亥詔以回鶻有功於國世爲
婚姻稱臣奉貢北邊無警會昌中虜廷喪亂可汗奔
亡屬姦臣當軸遽加殄滅近有降者云已扈歷今爲
可汗尚寓安西俟其歸復牙帳當加冊命 上以京
兆久不理夏五月丁卯以翰林學士工部侍郎韋澳
爲京兆尹澳爲人公直旣視事豪貴斂手鄭光莊吏恣橫
爲閭里患積年租稅不減澳執而械之上於延英問澳澳
具奏其狀上曰卿何以處之澳曰欲寘於法上曰鄭
光甚愛之何如對曰陛下自內庭用臣爲京兆欲以

清畿甸之積弊若鄭光莊吏積年爲蠹得寬重辟是
陛下之法獨行於貧戶耳臣未敢奉詔上曰誠如此但
鄭光殫我不置卿欲痛杖貸其死可乎對曰臣不敢
不奉詔願聽臣且繫之俟徵租足乃釋之上曰灼然可
朕爲鄭光故撓卿法殊以爲愧澳歸府即杖之督租
數百斛足乃以吏歸光 六月戊寅以中書侍郎同
平章事裴休同平章事充宣武節度使 司農卿韋
厯欲求夏州節度使有術士知之詣厯門曰吾善醮
星辰求官無不如意厯信之夜設醮具於庭術士曰
請公自書官階一通既得之仰天大呼曰韋厯有異

志令我祭天厯舉家拜泣曰願山人賜百口之命家
之貨財珍玩盡與之邏者怪術士服鮮衣執以爲盜
術士急乃曰韋厯令我祭天我欲告之彼以家財求
我耳事上聞秋九月上召厯面詰之具知其寃謂宰
相曰韋厯城南甲族爲姦人所誣勿使獄吏辱之立
以術士付京兆杖死貶厯永州司馬 戶部侍郎判
戶部駙馬都尉鄭顥營求作相甚切其父祗德聞之與書
曰聞汝已判戶部是吾必死之年又聞欲求宰相是
吾必死之日也顥懼累表辭劇務冬十月乙酉以顥
爲秘書監 上遣使詣安西鎮撫回鶻使者至靈武

會回鶻可汗遣使入貢十一月辛亥冊拜爲盟祿登里羅日沒密施合俱錄毗伽懷建可汗以衛尉少卿王端章充使 吏部尚書李景讓上言穆宗乃陛下兄敬宗文宗武宗乃兄之子陛下拜兄尚可拜姪可乎是使陛下不得親事七廟也宜遷四主出太廟還代宗以下入廟詔百官議其事不決而止時人以是薄景讓 敕於靈感會善一寺置戒壇諸道僧尼應填闕者委長老僧選擇給公憑赴兩壇受戒兩京各選大德十人主其事有不堪者罷之堪者給牒遣歸本州不見戒壇公牒毋得私容仍先選舊僧尼舊僧尼無堪者乃選外人 壬辰以戶部侍郎判戶部崔慎由爲工部尚書同平章事上每命相左右無知者前此一日令樞密宣旨於學士院以兵部侍郎判度支蕭鄴同平章事樞密使王歸長馬公儒覆奏鄴所判度支應罷否上以爲歸長等佑之即手書慎由名及新命付學士院仍云落判戶部事鄴明之八世孫也內園使李敬寔遇鄭朗不避馬朗奏之上責敬寔對曰供奉官例不避上曰汝銜敕命橫絕可也豈得私出而不避宰相乎命剥色配南牙

十一年春正月丙午以御史中丞兼尚書右丞夏侯

孜爲戶部侍郎判戶部事先是判戶部有缺京兆尹
韋澳奏事上欲以澳補之辭曰臣比年心力衰耗難
以處繁劇屢就陛下乞小鎮聖恩未許上不悅及歸
其甥柳玘尤之澳曰主上不與宰輔僉議私欲用我
人必謂我以他岐得之何以自明且爾知時事浸不
佳乎由吾曹貪名位所致耳丙辰以澳爲河陽節度
使玘仲郢之子也上欲幸華清宮諫官論之甚切上
爲之止上樂聞規諫凡諫官論事門下封駁苟合於
理多屈意從之得大臣章疏必焚香盥手而讀之

二月辛巳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魏謩同平章事充

西川節度使暮爲相議事於上前它相或委曲規諷
暮獨正言無所避上每歎曰暮綽有祖風我心重之
然竟以剛直爲令狐綯所忌而出之 嶺南溪洞蠻

屢爲侵盜夏四月壬申以右千牛大將軍宋涯爲安
南邕管宣慰使五月乙巳以涯爲安南經畧使容州
軍亂逐經畧使王球六月癸巳以涯爲容管經畧使

甲午立皇子灌爲衛王雍爲廣王 秋七月庚子

以兵部侍郎判度支蕭鄴同平章事仍判度支 教
坊祝漢貞滑稽敏給上或指物使之口占羣詠有如
宿構由是寵冠諸優一日在上前抵掌談諧頗及外

事上正色謂曰我畜養爾曹止供戲笑耳豈得輒預朝政邪自是踈之會其子坐賊杖死流漢真於天德軍樂工羅程善琵琶自武宗朝已得幸上素曉音律尤有寵程恃恩暴橫以睚眦殺人繫京兆獄諸樂工欲為之請因上幸後苑奏樂乃設虛坐置琵琶而羅拜於庭且泣上問其故對曰羅程負陛下萬死然臣等惜其天下絕藝不復得奉宴遊矣上曰汝曹所惜者羅程藝朕所惜者高祖太宗法竟杖殺之八月成德節度使王紹鼎薨紹鼎沈湎無度好登樓彈射人以為樂眾欲逐之會病薨軍中立其弟節度副使

紹懿戊寅以紹懿為成德留後 九月辛酉以太子太師盧鈞同平章事充山南西道節度使 冬十月己巳以秦成防禦使李承勛為涇原節度使承勛光弼之孫也先是吐蕃酋長尚延心以河渭二州部落來降拜武衛將軍承勛利其羊馬之富誘之入鳳林關居秦州之西承勛與諸將謀執延心誣云謀叛盡掠其財徙其眾於荒遠延心知之因承勛軍宴坐中謂承勛曰河渭二州土曠人稀因以饑疫唐人多內徙三川吐蕃皆遠遁於疊宕之西二千里間寂無人煙延心欲入見天子請盡帥部眾分徙內地為唐百

通鑑卷三百九
姓使西邊未無揚塵之警其功亦不愧於張義潮矣
承勛欲自有其功猶豫未許延心復曰延心既入朝
部落內徙但惜秦州無所復恃耳承勛與諸將相顧
默然明日諸將言於承勛曰明公首開營田置使府
擁萬兵仰給度支將士無戰守之勞有耕市之利若
從延心之謀則西陲無事朝廷必罷使府省戍兵還
以秦州隸鳳翔吾屬無所復望矣承勛以爲然即奏
延心爲河渭都遊弈使使統其衆居之 中書侍郎
同平章事鄭朗以疾辭位壬申以朗爲太子太師
上晚節頗好神仙遣中使迎道士軒轅集於羅浮山

王端章冊立回鶻可汗道爲黑車子所塞不至而

還辛卯敕端章賀州司馬

十一月壬寅以成德軍

留後王紹懿爲節度使

十二月蕭鄴罷判度支

十二年春正月以康王傳分司王式爲安南都護經略
使式有才畧至交趾樹芳木爲柵可支數十年深塹其
外泄城中水塹外植竹寇不能冒選教士卒甚銳頃之南
蠻大至屯錦田步去交趾半日程式意思安閑遣譯諭之
中其要害蠻一夕引去遣人謝曰我自執叛徠耳非
爲寇也安南都校羅行恭久專府政麾下精兵二千
都護中軍纔羸兵數百式至杖其背黜於邊徼 初

戶部侍郎判度支劉瑑爲翰林學士上器重之時爲河東節度使手詔徵入朝瑑奏發河東外人始知之戊午以瑑同平章事瑑仁軌之五世孫也瑑與崔慎由議政於上前慎由曰惟當甄別品流上酬萬一瑑曰昔王夷甫祖尚浮華妄分流品致中原丘墟今盛明之朝當循名責實使百官各稱其職而遽以品流爲先臣未知致理之日慎由無以對軒轅集至長安上召入禁中問曰長生可學乎對曰王者屏欲而崇德則自然受天遐福何處更求長生留數月堅求還山乃遣之二月甲子朔罷公卿朝拜光陵及忌

日行香悉移宮人於諸陵 戊辰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崔慎由爲東川節度使 上欲御樓肆赦令狐綯曰御樓所費甚廣事須有名且赦不可數上不悅曰遣朕於何得名慎由曰陛下未建儲宮四海屬望若舉此禮雖郊祀亦可况於御樓時上餌方士藥已覺躁渴而外人未知疑忌方深聞之俛首不復言旬日慎由罷相 勃海王彝震卒癸未立其弟虔昱爲勃海王 夏四月以右街使駙馬都尉劉異爲邠寧節度使異尚安平公主上妹也庚子嶺南都將王令寰作亂囚節度使楊發發蘇州人也 戊申以兵部侍

郎鹽鐵轉運使夏侯同平章事 五月丙寅工部尚書同平章事劉瑒薨瑒病篤猶手疏論事上甚惜之 以右金吾大將軍李燧爲嶺南節度使已命中使賜之節給事中蕭倣封還制書上方奏樂不暇別召中使使優人追之節及燧門而返倣之從父弟也 辛巳以涇原節度使李承勳爲嶺南節度使發鄰道兵討亂者平之是日湖南軍亂都將石載順等逐觀察使韓宗殺都押牙王桂直宗待將士不以禮故及於難 六月丙申江西軍亂都將毛鶴逐觀察使鄭憲 初安南都護李涿爲政貪暴強市蠻中馬

牛一頭止與鹽一斗又殺蠻酋杜存誠羣蠻怨怒導南詔侵盜邊境峯州有林西原舊有防冬兵六千其旁七綰洞蠻其酋長曰李由獨常助中國戍守輸租賦知峯州者言於涿請罷戍兵專委由獨防遏於是由獨勢孤不能自立南詔拓東節度使以書誘之以甥妻其子補拓東押牙由獨遂帥其衆臣於南詔自是安南始有蠻患是月蠻寇安南 秋七月丙寅宣州都將康全泰作亂逐觀察使鄭薰薰奔揚州丁卯右補闕內供奉張潛上疏以爲藩府代移之際皆奏倉庫蓄積之數以羨餘多爲課績朝廷亦因而甄獎

竊惟藩府財賦所出有常苟非賦歛過差及停廢將士減削衣糧則羨餘何從而致比來南方諸鎮數有不寧皆此故也一朝有變所蓄之財悉遭剽掠又發兵致討費用百倍然則朝廷竟有何利乞自今藩府長吏不增賦歛不減糧賜獨節遊宴省浮費能致羨餘者然後賞之上嘉納之容管奏都虞候來正謀

叛經畧使宋涯捕斬之初忠武軍精兵皆以黃冒首號黃頭軍李承勛以百人定嶺南宋涯使麾下效其服裝亦定容州安南有惡民屢爲亂聞之驚曰黃頭軍度海來襲我矣相與夜圍交趾城鼓譟願送都護

北歸我須此城禦黃頭軍王式方食或勸出避之式曰吾足一動則賊必乘食畢擐甲率左右登城建大將旗坐而音之亂者反走明日悉捕誅之有杜守澄者自齊梁以來擁衆據溪洞不可制式離間其親黨守澄死安南亂相繼六年無上供軍中無犒賞式始修貢賦蠻士占城真臘皆復通使淮南節度使在鉉奏已討宣州賊八月甲午以鉉兼宣歙觀察使已亥以容州刺史溫璋爲宣州團練使璋造之子也河南北淮南大水徐泗水深五丈漂沒數萬家冬十月建州刺史于延陵入辭上曰建

州去京師幾何對曰八千里上曰卿到彼爲政善惡朕皆知之勿謂其遠此階前則萬里也卿知之乎延陵悸懾失緒上撫而遣之到官竟以不職貶復州司馬令狐綯擬李遠杭州刺史上曰吾聞遠詩云長日惟消一局碁安能理人綯曰詩人託此爲高興耳未必實然上曰且令往試觀之上詔刺史毋得_必從必令至京師面察其能否然後除之令狐綯嘗從其故人爲鄰州刺史便道之官上見其謝上表以問綯對曰以其道近省送迎耳上曰朕以刺史多非其人爲百姓害故欲一一_元之訪問其所施設知其優劣以行黜陟而詔命旣行直廢格不用宰相可畏有權時方寒綯汗透重裘上臨朝接對羣臣如賓客雖左右近習未嘗見其有情容每宰相奏事旁無一人立者威嚴不可仰視奏事畢忽怡然曰可以閑語矣因問閭閻細事或談宮中遊宴無所不至一刻許復整容曰卿輩善爲之朕常恐卿輩負朕後日_一復得再相見乃起入宮令狐綯謂人曰吾十年秉政最承恩遇然每延英奏事未嘗不汗霑衣也 初山南東道節度使徐商以封疆險闊素多盜賊選精兵數百人別置營訓練號捕盜將及湖南逐帥詔商討之商遣捕盜

將二百人討平之。崔鉉奏克宣州斬康全泰及其黨四百餘人。上以光祿卿韋宙父丹有惠政於江西以宙爲江西觀察使發鄰道兵以討毛鶴。崔鉉以宣州已平辭宣歙觀察使十一月戊寅以溫璋爲宣歙觀察使。兵部侍郎判戶部蔣伸從容言於上曰近日官頗易得人思徼幸上驚曰如此則亂矣對曰亂則未亂但徼幸者多亂亦非難上稱歎再三伸三起上三留之曰異日不復得獨對卿矣伸不諭。十二月甲寅以伸同平章事。韋宙奏克洪州斬毛鶴及其黨五百餘人宙過襄州徐商遣都將韓季友帥

捕盜將從行宙至江州季友請夜帥其衆自陸道間行比明至洪州州人不知即日討平之宙奏留捕盜將二百人於江西以季友爲都虞候。十三年春正月戊午朔赦天下。三月割河東雲蔚朔三州隸大同軍。夏四月辛卯以校書郎于琮爲左拾遺內供奉初上欲以琮尚永福公主旣而中寢宰相請其故上曰朕近與此女子會食對朕輒折匕筋性情如是豈可爲士大夫妻乃更命琮尚廣德公主二公主皆上女琮教之子也。武寧節度使康季榮不恤士卒士卒譟而逐之上以左金吾大將軍田牟嘗鎮徐州

有能名復以爲武寧節度使一方遂安貶季榮於嶺南六月癸巳封憲宗子惕爲彭王初上長子鄆王溫無寵居十六宅餘子皆居禁中夔王滋第三子也上愛之欲以爲嗣爲其非次故久不建東宮上餌醫官李玄伯道士虞紫芝山人王樂藥疽發於背八月疽甚宰相及朝士皆不得見上密以夔王屬樞密使王歸長馬公儒宣徽南院使王居方使立之三人及右軍中尉王茂玄皆上平日所厚也獨左軍中尉王宗實素不同心三人相與謀出宗實爲淮南監軍宗實已受救於宣化門外將自銀臺門出左軍副使元元實謂宗實曰聖人不豫踰月中尉止隔門起居今日除改未可辨也何不見聖人而出宗實感寤復入諸門已踵故事增人守捉矣元元實翼導宗實直至寢殿上已崩東首環泣矣宗實叱歸長等責以矯詔皆捧足乞命乃遣宣徽北院使齊元簡迎鄆王壬辰下詔立鄆王爲皇太子權句當軍國政事仍更名漼收歸長公儒居方皆殺之癸巳宣遺制以令狐絢攝冢宰宣宗性明察沈斷用法無私從諫如流重惜官賞恭謹節儉惠愛民物故大中之政訖於唐亡人思詠之謂之小太宗丙申懿宗即位癸卯尊皇太后

爲太皇太后以王宗實爲驃騎上將軍李玄伯虞紫芝王樂皆伏誅 九月追尊上母晁昭容爲元昭皇

太后 加魏博節度使何弘敬兼中書令幽州節度

使張允伸同平章事 冬十月辛卯赦天下 十一

月戊午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蕭鄴同平章事充荆

南節度使 十二月甲申以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

郎杜審權同平章事審權元穎弟孫也 浙東賊帥

裘甫攻陷象山官軍屢敗明州城門晝閉進逼剡縣

有衆百人浙東騷動觀察使鄭祗德遣討擊副使劉

勅副將范居植將兵三百合台州軍共討之 司空

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令狐綯執政歲久忌勝已者中

外側目其子瀉頰招權受賄宣宗旣崩言事者競攻

其短丁酉以綯同平章事充河中節度使以前荆南

節度使同平章事白敏中守司徒兼門下侍郎同平

章事 初韋臯在西川開青溪道以通羣蠻使由蜀

入貢又選羣蠻子弟聚之成都教以書數欲以慰悅

羈縻之業成則去復以它子弟繼之如是五十年羣

蠻子弟學於成都者殆以千數軍府頗厭於稟給又

蠻使入貢利於賜與所從僦人浸多杜悰爲西川節

度使奏請節減其數詔從之南詔豐祐怒其賀冬使

者留表付舊州而還又索習學子弟移牒不遜自是
入貢不時頗擾邊境會宣宗崩遣中使告哀時南詔
豐祐適卒子酋龍立怒曰我國亦有喪朝廷不弔祭
又詔書乃賜故王遂置使者於外館禮遇甚薄使者
還具以狀聞上以酋龍不遣使來告喪又名近玄宗
諱遂不行冊禮酋龍乃自稱皇帝國號大禮改元建
極遣兵陷播州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四十九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五十

唐紀六十六

起上章執徐盡疆國大淵獻凡八年

懿宗昭聖恭惠孝皇帝上

咸通元年春正月乙卯浙東軍與裘甫戰於桐柏觀
前范居植死劉勅僅以身免乙丑甫帥其徒千餘人
陷剡縣開府庫募壯士衆至數千人越州大恐時二
浙久安人不習戰甲兵朽鈍見卒不滿三百鄭祗德
更募新卒以益之軍吏受賂率皆得孱弱者祗德遣
子將沈君縱副將張公署望海鎮將李珪將新卒五
百擊裘甫二月辛卯與甫戰於剡西賊設伏於三溪

之南而陳於三溪之北壅溪上流使可涉既戰陽敗走官軍追之半涉決壅水大至官軍大敗三將皆死官軍幾盡於是山海諸盜及它道無賴亡命之徒四面雲集衆至三萬分爲三十二隊其小帥有謀略者推劉晔勇力推劉慶劉從簡羣盜皆遙通書幣求屬麾下甫自稱天下都知兵馬使改元羅平鑄印曰天平大聚資糧購良工治器械聲震中原 丙申葬聖武獻文孝皇帝于貞陵廟號宣宗 丙午白敏中入朝墜陛傷腰肩輿以歸 鄭祗德累表告急且求救於鄰道浙西遣牙將凌茂貞將四百人宜歛遣牙

將白琮將三百人赴之祗德始令屯郭門及東小江尋復召還府中以自衛祗德饋之比度支常饋多十三倍而宣潤將士猶以爲不足宣潤將士請土軍爲道以與賊戰諸將或稱病或陽墜馬其肯行者必先邀職級竟不果遣賊遊騎至平水東小江城中士民儲舟裹糧夜坐待旦各謀逃潰朝廷知祗德懦怯議選武將代之夏侯孜曰浙東山海幽阻可以計取難以力攻西班中無可語者前安南都護王式雖儒家子在安南威服華夷名聞遠近可任也諸相皆以爲然遂以式爲浙東觀察使徵祗德爲賓客三月辛亥朔式

入對上問以討賊方略對曰但得兵賊必可破有宦官侍側曰發兵所費甚大式曰臣爲國家惜費則不然兵多賊速破其費省矣若兵少不能勝賊延引歲月賊勢益張則江淮羣盜將蜂起應之國家用度盡仰江淮若阻絕不通則上自九廟下及十軍皆無以供給其費豈可勝計哉上顧宦官曰當與之兵乃詔發忠武義成淮南等諸道兵授之裘甫分兵掠衢婺州婺州押牙房郅散將樓曾衢州十將方景深將兵拒險賊不得入又分兵掠明州明州之民相與謀曰賊若入城妻子皆爲蕝醢况貨財能保之乎乃自相

帥出財募勇士治器械樹柵浚溝斷橋爲固守之備賊又遣兵掠台州破唐興已巳甫自將萬餘人掠上虞焚之癸酉入餘姚殺丞尉東破慈溪入奉化抵寧海殺其令而據之分兵圍象山所過俘其少壯餘老弱者蹂踐殺之及王式除書下浙東人心稍安裘甫方與其徒飲酒聞之不樂劉晔歎曰有如此之衆而策畫未定良可惜也今朝廷遣王中丞將兵來聞其人智勇無敵不四十日必至兵馬使宜急引兵取越州憑城郭據府庫遣兵五千守西陵循浙江築壘以拒之大集舟艦得間則長驅進取浙西過大江掠揚

州貨財以自實還修石頭城而守之宣歙江西必有響應者遣劉從簡以萬人循海而南襲取福建如此則國家貢賦之地盡入於我矣但恐子孫不能守耳終吾身保無憂也甫曰醉矣明日議之晁以甫不用其言怒陽醉而出有進士王輅在賊中賊客之輅說甫曰如劉副使之謀乃孫權所爲也彼乘天下大亂故能據有江東今中國無事此功未易成也不如擁衆據險自守陸耕海漁急則逃入海島此萬全策也甫畏式猶豫未決夏四月式行至柿口義成軍不整式欲斬其將久乃釋之自是軍所過若無人至西陵

裘甫遣使請降式曰是必無降心直欲窺吾所爲且欲使吾驕怠耳乃謂使者曰甫面縛以來當免而死乙未式入越州旣交政爲鄭祗德置酒曰式主軍政不可以飲監軍但與衆賓盡醉迨夜繼以燭曰式在此賊安能妨人樂飲丙申餞祗德于遠郊復樂飲而歸於是始修軍令告饋餉不足者息矣稱疾臥家者起矣先求遷職者默矣賊別帥洪師簡許會能帥所部降式曰汝降是也當立効以自異使帥其徒爲前鋒與賊戰有功乃奏以官先是賊謀入越州軍吏匿而飲食之文武將吏往往潛與賊通攻城破之日免

死及全妻子或詐引賊將來降實窺虛實城中密謀屏語賊皆知之式陰察知悉捕索斬之刑將吏尤橫猾者嚴門禁無驗者不得出入警夜周密賊始不知我所爲矣式命諸縣開倉廩以賑貧乏或曰賊未滅軍食方急不可散也式曰非汝所知官軍少騎卒式曰吐蕃回鶻比配江淮者其人習險阻便鞍馬可用也舉籍府中得驍健者百餘人虜久羈旅所部遇之無狀困餒甚式旣犒飲又賜其父母妻子皆泣拜謹呼願效死悉以爲騎卒使騎將石宗本將之凡在管内者皆視此籍之又奏得龍陂監馬二百匹於是騎

兵足矣或請爲烽燧以訶賊遠近衆寡式笑而不應選懦卒使乘健馬少給之兵以爲候騎衆怪之不敢問於是閱諸營見卒及土團子弟得四千人使導軍分路討賊府下無守兵更籍土團千人以補之乃命宣歙將白琮浙西將凌茂貞帥本軍北來將韓宗政等帥土團合千人石宗本帥騎兵爲前鋒自上虞趨奉化解象山之圍號東路軍又以義成將白宗建忠將游君楚淮南將萬璘帥本軍與台州唐興軍合號南路軍令之曰毋爭險易毋焚廬舍毋殺平民以增首級平民脅從者募降之得賊金帛官無所問俘獲

者皆越人也釋之癸卯南路軍拔賊沃洲寨甲辰拔
新昌寨破賊將毛應天進抵唐興 白敏中三表辭
位上不許右補闕王譜上疏以爲陛下致理之初乃
宰相盡心之日不可暫闕敏中自正月卧疾今四月
矣陛下雖與它相坐語未嘗三刻天下之事陛下嘗
暇與之講論乎願聽敏中罷去延訪碩德以資聰明
已酉貶譜爲陽翟令譜珪之六世孫也五月庚戌朔
給事中鄭公輿封還貶譜敕書上令宰相議之宰相
以爲譜侵敏中竟貶之 辛亥浙東東路軍破賊將
孫馬騎於寧海戊午南路軍大破賊將劉晔毛應天

於唐興南谷斬應天先是王式以兵少奏更發忠武
義成軍及請昭義軍詔從之三道兵至越州式命忠
武將張茵將三百人屯唐興斷賊南出之道義成將
高羅銳將三百人益以台州土軍徑趨寧海攻賊巢
穴昭義將蹶跌幾將四百人益東路軍斷賊入明州
之道庚申南路軍大破賊於海遊鎮賊入甬溪洞戊
辰官軍屯於洞口賊出洞戰又破之己巳高羅銳襲
賊別帥劉平天寨破之自是諸軍與賊十九戰賊連
敗劉晔謂裘甫曰曷從吾謀入越州寧有此困邪王
輅等進士數人在賊中皆衣綠晔悉收斬之曰亂我謀

者此青蟲也高羅銳克寧海收其逃散之民得七千餘人王式曰賊窘且饑必逃入海入海則歲月間未可擒也命羅銳軍海口以拒之又命望海鎮將雲思益浙西將王克容將水軍巡海澁思益等遇賊將劉從簡於寧海東賊不虞水軍遽至皆弃船走山谷得其船十七盡焚之式曰賊無所逃矣惟黃罕嶺可入剡恨無兵以守之雖然亦成擒矣裘甫既失寧海乃帥其徒屯南陳館下衆尚萬餘人辛未東路軍破賊將孫馬騎於上礪村賊將王臯懼請降 壬申右拾遺內供奉薛調上言以爲兵興以來賦歛無度所在羣

盜半是逃戶固須翦滅亦可閔傷望敕州縣稅外毋得科率仍敕長吏嚴加糾察從之 袁王紳薨 戊寅浙東東路軍大破裘甫於南陳館斬首數千 級賊委弃繒帛盈路以緩追者蹙跌幾令士卒敢_頭者斬毋敢犯者賊果自黃罕嶺遁去六月甲申復入剡諸軍失甫不知所在義成將張茵在唐興獲俘將苦之俘曰賊入剡矣苟捨我我請爲軍導從之茵後甫一日至剡壁其東南府中聞甫入剡復大恐王式曰賊來就擒耳命趣東南兩路軍會於剡辛卯圍之賊城守甚堅攻之不能拔諸將議絕溪水以渴之賊知之乃

出戰三日凡八十三戰賊雖敗官軍亦疲賊請降諸將以白式式曰賊欲少休耳益謹備之功垂成矣賊果復出又三戰庚子夜裘甫劉晔劉慶從百餘人出降遙與諸將語離城數十步官軍疾趨斷其後遂擒之壬寅甫等至越州式腰斬晔慶等二十餘人械甫送京師剡城猶未下諸將已擒甫不復設備劉從簡帥壯士五百突圍走諸將追至大蘭山從簡據險自守秋七月丁巳諸將共攻克之台州刺史李師望募賊相捕斬之以自贖所降數百人得從簡首獻之諸將還越式大置酒諸將乃請曰某等生長軍中久

更行陳今年得從公破賊然私有所不論者敢問公之始至軍食方急而遽散以賑貧乏何也式曰此易知耳賊聚穀以誘饑人吾給之食則彼不爲盜矣且諸縣無守兵賊至則倉穀適足資之耳又問不置烽燧何也式曰烽燧所以趣救兵也兵盡行城中無兵以繼之徒驚士民使自潰亂耳又問使懦卒爲候騎而少給兵何也式曰彼勇卒操利兵遇敵且不量力而鬪鬪死則賊至不知矣皆拜曰非所及也封憲宗子恂爲信王八月裘甫至京師斬于東市加王式檢校右散騎常侍諸將官賞各有差先是上每以

通鑑卷二百五十一
越盜爲憂夏侯攷曰王式才有餘不日告捷矣攷與式書曰公專以執裘甫爲事軍須細大此期悉力故式所奏求無不從由是能成其功 衛王灌薨 九月白敏中五上表辭位辛亥以敏中爲司徒中書令癸酉右拾遺句容劉鄴上言李德裕父子爲相有聲迹功效竄逐以來血屬將盡生涯已空宜賜哀閔贈以一官冬十月丁亥敕復李德裕太子少保衛國公贈左僕射 己亥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夏侯攷同平章事充西川節度使以戶部尚書判度支畢誠爲禮部尚書同平章事 安南都護李鄴復取播州 十

一月丁丑上祀圓丘赦改元 十二月戊申安南土蠻引南詔兵合二萬餘人乘虛攻交趾陷之都護李鄴與監軍奔武州二年春正月詔發邕管及鄰道兵救安南擊南蠻 二月以中書令白敏中兼中書令充鳳翔節度使以左僕射判度支杜悰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一日兩樞密使詣中書宣徽使楊公慶繼至獨揖悰受宣三相起避之西軒公慶出斜封文書以授悰發之乃宣宗大漸時宦官請鄆王監國奏也且曰當時宰相無名者當以反法處之悰反復讀良久曰聖主登極萬方欣戴今日此文書非臣下所宜窺復

通鑑卷三百三十一
封以授公慶曰主上欲罪宰相當於延英面示聖旨
明行誅譴公慶去悰復與兩樞密坐謂曰內外之臣
事猶一體宰相樞密共參國政今主上新踐阼未熟
萬機資內外裨補固當以仁愛爲先刑殺爲後豈得
遽贊成殺宰相事若主上習以性成則中尉樞密權
重禁闈豈得不自憂乎悰受恩六朝所望致君堯舜
不欲朝廷以愛憎行法兩樞密相顧默然徐曰當具
以公言白至尊非公重德無人及此慙悚而退三相
復來見悰微請宣意悰無言三相惶怖乞存家族悰
曰勿爲它慮既而寂然無復宣命及延英開上色甚

悅是時士大夫深疾宦官事有小相涉則衆共弃之
建州進士葉京嘗預宣武軍宴識監軍之面旣而及
第在長安與同年出遊遇之於塗馬上相揖因之謗
議誼然遂沈廢終身其不相悅如此 福王紹堯

夏六月癸丑以鹽州防禦使王寬爲安南經畧使時李
鄴自武州收集土軍攻羣蠻復取安南朝廷責其失
守貶儋州司戶鄴初至安南殺蠻酋杜守澄其宗黨
遂誘道羣蠻陷交趾朝廷以杜氏疆盛務在姑息冀
收其力用乃贈守澄父存誠金吾將軍再舉鄴殺守
澄之罪長流崖州 秋七月南蠻攻邕州陷之先是

通鑑卷三百三十一
廣桂容三道共發兵三千人戍邕州三年一代經畧使段文楚請以三道衣糧自募土軍以代之朝廷許之所募纔得五百許人文楚入爲金吾將軍經畧使李蒙利其闕額衣糧以自入悉罷遣三道戍卒止以所募兵戍守左右江比舊什減七八故蠻人乘虛入寇時蒙已卒經畧使李弘源至鎮纔十日無兵以禦之城陷弘源與監軍脫身奔巒州二十餘日蠻去乃還弘源坐貶建州司戶文楚時爲殿中監復以爲邕管經畧使至鎮城邑居人什不存一文楚秀實之孫也杜棕上言南詔向化七十年蜀中寢兵無事羣蠻

率服今西川兵食單寡未可輕與之絕且應遣使弔祭曉諭清平官等以新王名犯廟諱故未行冊命待其更名謝恩然後遣使冊命庶全大體上從之命左司郎中孟穆爲弔祭使未發會南詔寇雋州攻邛崃關穆遂不行冬十月以御史大夫鄭涯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十一月加同平章事

三年春正月庚寅朔羣臣上尊號曰睿文明聖孝德皇帝赦天下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蔣伸同平章事充河中節度使二月棣王惲薨南詔復寇安南經畧使王寬數來告急朝廷以前湖南觀察使蔡襲代之仍發許滑徐

汴荆襄潭鄂等道兵合三萬人授襲以禦之兵勢既盛蠻遂引去邕管經畧使段文楚坐變更舊制左遷威衛將軍分司 左庶子蔡京性貪虐多詐時相以爲有吏才奏遣制置嶺南事三月京還奏事稱旨復以京權知太僕卿充荆襄以南宣慰安撫使 夏四月己亥朔敕於兩街四寺各置戒壇度人三七日上奉佛太過怠於政事嘗於咸泰殿築壇爲內寺尼受戒兩街僧尼皆入預又於禁中設講席自唱經手錄梵夾又數幸諸寺施與無度吏部侍郎蕭倣上疏以爲玄祖之道慈儉爲先素王之風仁義爲首垂範百

代必不可加佛者棄位出家割愛中之至難取滅後之殊勝非帝王所宜慕也願陛下時開延英接對四輔力求人瘼虔奉宗祧思繆賞與濫刑其殃必至知勝殘而去殺得福甚多罷去講筵躬勤政事上雖嘉獎竟不能從 嶺南舊分五管廣桂邕容安南皆隸嶺南節度使蔡京奏請分嶺南爲兩道節度從之五月敕以廣州爲東道邕州爲西道又割桂管襲象二州容管藤巖二州隸邕管尋以嶺南節度使韋宙爲東道節度使以蔡京爲西道節度使蔡襲將諸道兵在安南蔡京忌之恐其立功奏稱南蠻遠遁邊徼無

虞武夫邀功妄占戍兵虛費餽運蓋以荒陬路遠難於覆驗故得肆其姦詐請罷戍兵各還本道朝廷從之襲累奏稱羣蠻伺隙日久不可無備乞留戍兵五千人不聽襲以蠻寇必至交趾兵食皆闕謀力兩窮作十必死狀申中書時相信京之言終不之省 秋七月徐州軍亂逐節度使溫璋初王智興既得徐州募勇悍之士二千人號銀刀周旗門槍挾馬等七軍常以三百餘人自衛露刃坐於兩廡夾幕之下每月一更其後節度使多儒臣其兵浸驕小不如意一夫大呼其衆皆和之節度使輒自後門逃去前節度使田牟至與之雜坐飲酒把臂拊背或爲之執板唱歌犒賜之費日以萬計風雨寒暑復加勞來猶時喧嘩邀求不已牟薨璋代之驕兵素聞璋性嚴憚之璋開懷慰撫而驕兵終懷猜忌賜酒食皆不歷口一旦竟聚譟而逐之朝廷知璋無辜乙亥以璋爲邠寧節度使以浙東觀察使王式爲武寧節度使 以前西川節度使同平章事夏侯孜爲左僕射同平章事 忠武義成兩軍從王式討裘甫者猶在浙東詔式帥以赴徐州驕兵聞之甚懼八月式至大彭館始出迎謁式視事三日饗兩鎮將士遣還旣擐甲執兵命圍驕兵

盡殺之銀刀都將邵澤等數千人皆死甲子敕以徐州先隸淄青道李洧自歸始置徐海使額及張建封以威名寵任特帖濠泗二州當時本以控扼淄青光蔡自寇孽消弭而武寧一道職爲亂階今改爲徐州團練使隸兗海節度復以濠州歸淮南道更於宿州置宿泗都團練觀察使留將士二千人守徐州餘皆分隸兗宿且以王式爲武寧節度使兼徐泗濠宿制置使委式與監軍楊玄質分配將士赴諸道訖然後將忠武義成滑道兵至汴滑各遣歸本道身詣京師其銀刀等軍逃匿將士聽一月內自首一切勿問

嶺南西道節度使蔡京爲政苛慘設炮烙之刑闔境怨之遂爲邕州軍士所逐奔藤州詐爲敕書及攻討使印募鄉丁及旁側土軍以攻邕州衆旣烏合動輒潰敗徃依桂州桂州人怨其分裂不納京無所自容敕貶崖州司戶不肯之官還至零陵敕賜自盡以桂管觀察使鄭愚爲嶺南西道節度使 冬十月丙申朔立皇子侑爲魏王佖爲涼王佶爲蜀王 十一月立順宗子緝爲蘄王憲宗子愷爲榮王 南詔帥羣蠻五萬寇安南都護蔡襲告急敕發荆南湖南兩道兵二千桂管義征子弟二千詣邕州受鄭愚節度

嶺南東道節度使韋宙奏蠻寇必向邕州若不先保
護遽欲遠征恐蠻於後乘虛扼絕餉道乃敕蔡襲屯
海門鄭愚分兵備禦十二月襲又求益兵敕山南東
道發弩手千人赴之時南詔已圍交趾襲嬰城固守
救兵不得至翼王縉薨是歲嗚末始入貢嗚末
者吐蕃之奴號也吐蕃每發兵其富室多以奴從往
徃一家至十數人由是吐蕃之衆多及論恐熱作亂
奴多無主遂相糾合爲部落散在甘肅瓜沙河渭岷
廓壘宕之間吐蕃微弱者及依附之

四年春正月庚午上祀圓丘赦天下

是日南詔陷交趾

蔡襲左右皆盡徒步力戰身集十矢欲趣監軍船船已離
岸遂溺海死幕僚樊綽攜其印信度江荆南江西鄂岳襄
州將士四百餘人走至城東水際荆南虞候元惟德
等謂衆曰吾輩無船入水則死不若還向城與蠻鬪
人以一身易二蠻亦爲有利遂還向城入東羅門蠻
不爲備惟德等縱兵殺蠻二千餘人逮夜蠻將楊思
縉始自子城出救之惟德等皆死南詔兩陷交趾所
殺虜且十五萬人留兵二萬使思縉據交趾城谿洞
夷獠無遠近皆降之詔諸道兵赴安南者悉召還分
保嶺東南西道上遊宴無節左拾遺劉蛻上疏曰今

西涼築城應接未決於與奪南蠻侵軼干戈悉在於道塗旬月以來不爲無事陛下不形憂閔以示遠近則何以責其死力望節娛遊以待遠人又安未晚弗聽 二月甲午朔上歷拜十六陵 置天雄軍於秦州以成河渭三州隸焉以前左金吾將軍王晏實爲天雄觀察使 三月歸義節度使張義潮奏自將蕃漢兵七千克復涼州 南蠻寇左右江浸逼邕州鄭愚懼自言儒臣無將畧請任武臣朝廷召義武節度使康承訓詣闕欲使之代愚仍詔選軍校數人士卒數百人自隨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畢誠以同列多

徇私不法稱疾辭位夏四月罷爲兵部尚書 庚戌羣盜入徐州殺官吏刺史曹慶討平之 康承訓至京師以爲嶺南西道節度使發荆襄洪鄂四道兵萬人與之俱 五月戊辰以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郎楊收同平章事收發之弟也與左軍中尉楊玄价叙恩示相結故得爲相 乙亥廢容管隸嶺南西道以供軍食復以龔象二州隸桂管 戊子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杜審權同平章事充鎮海節度使 六月廢安南都護府置行交州於海門鎮以右監門將軍宋戎爲行交州刺史以康承訓兼嶺安南及諸軍行營 閏月

通鑑卷三百一
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杜悰同平章事充鳳翔節度使以兵部侍郎判度支河南曹確同平章事秋七月辛卯朔日有食之復置安南都護府於行交州以宋戎爲經畧使發山東兵萬人鎮之時諸道兵援安南者屯聚嶺南江西湖南江西湖南餽運者皆沂湘江入漕渠漕水勞費艱澁諸軍乏食潤州人陳磻石上言請造千斛大舟自福建運米泛海不一月至廣州從之軍食以足然有司以和雇爲名奪商人舟委其貨於岸側舟入海或遇風濤沒溺有司囚繫綱吏舟人使償其米人頗苦之八月嶺南東道節度

使韋宙奏蠻寇必向邕州請分兵屯容藤州夔王滋薨敕以閣門使吳德應等爲館驛使臺諫上言故事御史巡驛不應忽以內人代之上諭以救命已行不可復改左拾遺劉蛻上言昔楚子縣陳得申叔一言而復封之太宗發卒修乾元殿聞張玄素諫即日罷之自古明君所尚者從諫如流豈有已行而不改且敕自陛下出之自陛下改之何爲不可弗聽黠戛斯遣其臣合伊難支表求經籍及每年遣使走馬請曆又欲討回鶻使安西以東悉歸唐不許冬十月甲戌以長安尉集賢校理令狐滈爲左拾遺乙亥

通鑑卷三百三十一
左拾遺劉蛻上言瀉專家無子弟之法布衣行公相
之權起居郎張雲言瀉父絢用李泳爲安南致南蠻
至今爲梗由瀉納賄陷父於惡十一月丁酉雲復上
言瀉父絢執政之時人號白衣宰相瀉亦上表引避
乃改詹事府司直 辛巳廢宿泗觀察使復以徐州
爲觀察府以濠泗隸焉 十二月南詔寇西川 昭
義節度使沈詢奴歸秦與詢侍婢通詢欲殺之未果
乙酉歸秦結牙將作亂攻府第殺詢 命以
五年春正月以京兆尹李蟻爲昭義節度使取歸秦心
肝以祭沈詢 淮南節度使令狐絢爲其子瀉訟寃

張雲與元少尹劉蛻華陰令敕曰雖嘉蹇諤之忠難逃
踈易之責 丙午西川奏南詔寇嶺州刺史喻士珍破
之獲千餘人詔發右神策兵五千及諸道兵戍之忠武
大將顏慶復請築新安遏戎二城從之 以容管經
畧使張茵兼句當交州事益海門鎮兵滿二萬五千
人令茵進取安南 二月己巳以刑部尚書鹽鐵轉
運使李福同平章事充西川節度使 甲申前西川
節度使蕭鄴左遷山南西道觀察使 三月丁酉彗
星出於婁長三尺巳亥司天監奏按星經是名含譽
瑞星也主大喜請宣示中外編諸史策從之 康承

通鑑卷三百五
訓至邕州蠻寇益熾詔發許滑青汴兗鄆宣潤八道兵以授之承訓不設斥候南詔帥羣蠻近六萬寇邕州將入境承訓乃遣六道兵凡萬人拒之以獠爲導給之敵至不設備五道兵八千人皆沒惟天平軍後一日至得免承訓聞之惶怖不知所爲節度副使李行素帥衆治壕柵甫畢蠻軍已合圍留四日治攻具將就諸將請夜分道斫蠻營承訓不許有天平小校再三力爭乃許之小校將勇士三百夜縋而出散燒蠻營斬首五百餘級蠻大驚間一日解圍去承訓乃遣諸軍數千追之所殺虜不滿二百級皆溪獠脅從

者承訓騰奏告捷云大破蠻賊中外皆賀夏四月以兵部侍郎判戶部蕭寘同平章事實復之孫也加康承訓檢校右僕射賞破蠻之功也自餘奏功受賞者皆承訓子弟親昵燒營小校不遷一級由是軍中怨怒聲流道路五月敕徐州土風雄勁甲士精彊比因罷節頗多逃匿宜令徐泗團練使選募軍士三千人赴邕州防戍待嶺外事寧即與代歸秋七月西川奏兩林鬼主邀南詔蠻敗之殺獲甚衆保塞城使杜守連不從南詔帥衆詣黎州降知嶺南東道節度使韋宙具知康承訓所爲以書白宰相承訓亦

通鑑卷三百五
自疑懼累表辭疾乃以承訓爲右武衛大將軍分司
以容管經畧使張茵爲嶺南西道節度使後以容管
四州別爲經畧使時南詔知邕州空竭不復入寇茵
久之不敢進軍取安南夏侯攷薦驍衛將軍高駢代
之乃以駢爲安南都護本管經畧招討使茵所將兵
悉以授之駢崇文之孫也世在禁軍駢頗讀書好談
今古兩軍宦官多譽之累遷右神策都虞候党項叛
將禁兵萬人戍長武屢有功遷秦州防禦使復有功
故委以安南 冬十一月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夏
侯攷同平章事充河東節度使 壬寅以翰林學士

承旨兵部侍郎路巖同平章事時年三十六

六年春正月丁巳始以懿安皇后配饗憲宗廟時王皞復
爲禮院檢討官更申前議朝廷竟從之 諸道進私

白者閩中爲多故宦官多閩人福建觀察使杜宣猷
每寒食遣吏分祭其先壟宦官德之庚申以宣猷爲
宣歙觀察使時人謂之敕使墓戶 三月中書侍郎
同平章事蕭寘薨 夏四月以前東川節度使高瑑
爲兵部侍郎同平章事瑑元裕之子也 楊收建議
以蠻寇積年未平兩河兵戍嶺南冒瘴霧物故者什
六七請於江西積粟募彊弩三萬人以應接嶺南道

近便仍建節以重其權從之五月辛丑置鎮南軍於
洪州 雋州刺史喻士珍貪獍掠兩林蠻以易金南
詔復寇雋州兩林蠻開門納之南詔盡殺戍卒士珍
降之 壬寅以桂管觀察使嚴譔爲鎮南節度使譔
震之從孫也 六月高瓌薨 以御史大夫徐商爲
兵部侍郎同平章事 秋七月立皇子侃爲郢王儼
爲普王 高駉治兵於海門未進監軍李維周惡駉
欲去之屢趣駉使進軍駉以五千人先濟約維周發
兵應援駉旣行維周擁餘衆不發一卒以繼之九月
駉至南定峯州蠻衆近五萬方穫田駉掩擊大破之
收其所獲以食軍 冬十二月壬子太皇太后鄭氏
崩

七年春二月歸義節度使張義潮奏北庭回鶻固後
克西州北庭輪臺清鎮等城論悉熱寓居廓州糾合
旁側諸部欲爲邊患皆不從所向盡爲仇敵無所自
容仇人以告拓拔懷光於鄯州懷光引兵擊破之 三
月戊寅以河東節度使劉潼爲西川節度使初南詔
圍雋州東蠻浪稽部竭力助之遂屠其城卑籠部怨
南詔殺其父兄導忠武戍兵襲浪稽滅之南詔由是
怨唐南詔遣清平官董成等詣成都節度使李福盛

儀衛以見之故事南詔使見節度使拜伏於庭成等
曰驃信已應天順人我見節度使當抗禮傳言往返
自旦至日中不決將士皆憤怒福乃命粹而毆之因
械繫於獄劉潼至鎮釋之奏遣還國詔召成等至京
師見於別殿厚賜勞而遣之成德節度使王紹懿
在鎮十年為政寬簡軍民便之疾病召兄紹鼎之子
都知兵馬使景崇而告之曰吾兄以汝之幼以軍政
授我汝今長矣我復以軍政歸汝努力為之上忠朝
廷下和鄰藩勿墜吾兄之業汝之功也言竟而薨
閏月吐蕃寇邠寧節度使薛弘宗拒却之夏四月辛巳

貶前西川節度使李福為蘄王傳五月葬孝明皇
后於景陵之側主柩別廟六月魏博節度使何弘
敬薨軍中立其子左司馬全皞為留後以王景崇
為成德留後南詔酋龍遣善闡節度使楊緝思叻安
南節度使段首遷守交趾以范晔些為安南都統趙
諾眉為扶邪都統監陳敕使韋仲宰將七千人至峯
州高駢得以益其軍進擊南詔屢破之捷奏至海門
李維周皆匿之數月無聲問上怪之以問維周維周
奏駢駐軍峯州玩寇不進上怒以右武衛將軍王宴
權代駢鎮安南召駢詣闕欲重貶之晏權智與之從

子也是月駢大破南詔蠻於交趾殺獲甚衆遂圍交趾城 秋七月以何全皞爲魏博留後 冬十月甲申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楊收爲宣歙觀察使收性侈靡門吏僮奴多倚爲姦利楊玄价兄弟受方鎮之賂屢有請託收不能盡從玄价怒以爲叛已故出之 拓跋懷光以五百騎入廓州生擒論恐熱先刖其足數而斬之傳首京師其部衆東奔秦州尚延心邀擊破之悉奏遷於嶺南吐蕃自是衰絕乞離胡君臣不知所終 高駢圍交趾十餘日蠻困蹙甚城且下會得王晏權牒已與李維周將大軍發海門駢即以

軍事授韋仲宰與麾下百餘人北歸先是仲宰遣小使王惠贊駢遣小校曾衮入告交趾之捷至海中望見旌旗東來問遊船云新經畧使與監軍也二人謀曰維周必奪表留我乃匿於島間維周過即馳詣京師上得奏大喜即加駢檢校工部尚書復鎮安南駢至海門而還王晏權聞懦動稟李維周之命維周凶貪諸將不爲之用遂解重圍蠻遁去者大半駢至復督勵將士攻城遂克之殺段首遷及土蠻爲南詔鄉導者朱道古斬首三萬餘級南詔遁去駢又破土蠻附南詔者二洞誅其酋長土蠻帥衆歸附者萬七千

通鑑卷之五十一
人十一月壬子赦天下詔安南邕州西川諸軍各保疆域勿復造攻南詔委劉潼曉諭如能更脩舊好一切不問置靜海軍於安南以高駢爲節度使自李涿侵擾羣蠻爲安南患殆將十年至是始平駢築安南城周三千步造屋四十餘萬間十二月黠戛斯遣將軍乙支連幾入貢奏遣鞍馬迎冊立使及請交年曆日以成德留後王景崇爲節度使上好音樂宴遊殿前供奉樂工常近五百人每月宴設不減十餘水陸皆備聽樂觀優不知厭倦賜與動及千緡曲江昆明灞滻南宮北苑昭應咸陽所欲遊幸即行不待供置有司常具音樂飲食幄帟諸王立馬以備陪從每行幸內外諸司扈從者十餘萬人所費不可勝紀

八年春正月以魏博田悅後何全皞爲節度使二月歸義節度使張義潮入朝以爲右神武統軍命其族子惟深守歸義自安南至邕廣海路多潛石覆舟靜海節度使高駢募工鑿之漕運無滯西川近邊六姓蠻常相兩端無寇則稱效順有寇必爲前鋒卑籠部獨盡心於唐與羣蠻爲讎朝廷賜姓李除爲刺史節度使劉潼遣將將兵助之討六姓蠻焚其部

落斬首五千餘級 樂工李可及善爲新聲三月上
以可及爲左威衛將軍曹確諫曰太宗定文武官六
百餘員謂房玄齡曰朕以待天下賢士工商雜流不
可處也大和中文宗欲以樂工尉遲璋爲王府率拾
遺竇洵直諫即改光州長史乞以兩朝故事別除可
及官不從 夏四月上不豫羣臣希進見五月丙辰
踈理天下繫囚非巨蠹不可赦者皆遞降一等 秋
七月壬寅斬王緝薨 懷州民訴旱刺史劉仁規揭
榜禁之民怒相與作亂逐仁規逃匿村舍民入
州宅掠其家貲登樓擊鼓久之乃定 甲子以兵部

郎充諸道鹽鐵轉運等使駙馬都尉于琮同平章
事 宣歙觀察使楊收過華嶽廟施衣物使巫祈禱
縣令誣以爲收罪右拾遺韋保衡復言收前爲相除
嚴譴江西節度使受錢百萬又置造船務人訟其侵
隱八月庚寅貶收端州司馬 九月上疾瘳 冬十
二月信王怳薨 加嶺南東道節度使韋宙同平章
事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五十一

唐紀六十七

起著雍困敦盡屠維赤奮若凡二年

懿宗昭聖恭惠孝皇帝中

咸通九年夏六月鳳翔少尹李師望上言雋州控扼南詔為其要衝成都道遠難以節制請建定邊軍屯重兵於雋州以邛州為理所朝廷以為信然以師望為雋州刺史充定邊軍節度眉蜀邛雅嘉黎等州觀察統押諸蠻并統領諸道行營制置等使師望利於專制方面故建此策其實邛距成都纔百六十里雋距邛千里其欺罔如此初南詔陷安南敕徐泗募

兵二千赴援分八百人別戍桂州初約三年一代徐泗觀察使崔彥曾慎由之從子也性嚴刻朝廷以徐兵驕命鎮之都押牙尹戡教練使杜璋兵馬使徐行儉用事軍中怨之戍桂州者已六年屢求代還戡言於彥曾以軍帑空虛發兵所費頗多請更留戍卒一年彥曾從之戍卒聞之怒都虞候許佶軍校趙可立姚周張行實皆故徐州群盜州縣不能討招出之補牙職會桂管觀察使李叢移湖南新使未至秋七月佶等作亂殺都將王仲甫推糧料判官龐勛為主劫軍兵北還所過標掠州縣莫能禦朝廷聞之八月遣

高品張敬思赦其罪部送歸徐州戍卒乃止剽掠以前靜海節度使高駢為右金吾將軍駢請以從孫潯代鎮交趾從之九月戊戌以山南東道節度使盧耽為西川節度使以有定邊軍之故不領統押諸蠻安撫等使龐勛等至湖南監軍以計誘之使悉輸其甲兵山南東道節度使崔鉉嚴兵守要害徐卒不敢入境泛舟沿江東下許佶等相與謀曰吾輩罪大於銀刀朝廷所以赦之者慮緣道攻劫或潰散為患耳若至徐州必殖醢矣乃各以私財造甲兵旗幟過浙西入淮南淮南節度使令狐綯遣使慰勞給芻

米都押牙李湘言於絢曰徐卒擅歸勢必爲亂雖無
敕令誅討藩鎮大臣當臨事制宜高郵岸峽而水深
狹請將奇兵伏於其側焚荻舟以塞其前以勁兵蹙
其後可盡擒也不然縱之使得度淮至徐州與怨憤
之衆合爲患必大絢素懦怯且以無敕書乃曰彼在
淮南不爲暴聽其自過餘非吾事也勛招集銀刀等
都竄匿及諸亡命匿於舟中衆至千人丁巳至泗州
刺史杜悺饗之於毬塲優人致辭徐卒以爲玩已擒
優人欲斬之坐者驚散悺事系爲之備徐卒不敢爲亂
而止悺惊之弟也先是朝廷屢敕崔彥曾慰撫戍卒

皆歸者勿使憂疑彥曾遣使以敕意諭之道路相望
勛亦申狀相繼辭禮甚恭戊午行及徐城勛與許佶
等乃言於衆曰吾輩擅歸思見妻子耳今聞已有密
敕下本軍至則支分滅族矣丈夫與其自投網羅爲
天下笑曷若相與戮力同心赴蹈湯火豈徒脫禍兼
富貴可求况城中將士皆吾輩父兄弟吾輩一唱
於外彼必響應於內矣然後遵王侍中故事五十萬
賞錢翹足可待也衆皆呼躍稱善將士趙武等十二
人獨憂懼欲逃去悉斬之遣使致其首於彥曾且爲
申狀稱勛等遠戍六年實懷鄉里而武等因衆心不

通鑑卷三百五十一
三
安輒萌姦計將士誠知詿誤敢避誅夷今既蒙恩全
宥輒共誅首惡以補愆尤冬十月甲子使者至彭城
彥曾執而訊之具得其情乃囚之丁邠勦復於遞中
申狀稱將士自負罪戾各懷憂疑今已及符離尚未
釋甲蓋以軍將尹戡杜璋徐行儉等狡詐多疑必生
釁隙乞且停此三人職任以安衆心仍乞戍還將士
別置二營共爲一將時戍卒拒彭城止四驛闔城惱
懼彥曾召諸將謀之皆泣曰比比以銀刀兇悍使一軍
比皆蒙惡名殲夷流竄不無枉濫今冤痛之聲未已而
桂州戍卒復爾猖狂若縱使入城必爲逆亂如此則

闔境塗地矣不若乘其遠來疲弊發兵擊之我逸彼
勞往無不捷彥曾猶豫未決團練判官溫庭皓復言
於彥曾曰安危之兆已在目前得失之機決於今日
今擊之有三難而捨之有五害詔釋其罪而擅誅之
一難也帥其父兄討其子弟二難也枝黨鉤連刑戮
必多三難也然當道戍卒擅歸不誅則諸道戍邊者
皆效之無以制禦一害也將者一軍之首而輒敢害
之則凡爲將者何以號令士卒二害也所過剽掠自
爲甲兵招納亡命此而不討何以懲惡三害也軍中
將士皆其親屬銀刀餘黨潛匿山澤一旦內外俱發

何以支梧四害也逼脅軍府誅所忌三將又欲自爲一營從之則銀刀之患復起違之則託此爲作亂之端五害也惟明公去其三難絕其五害早定大計以副衆望時城中有兵四千三百彥曾乃命都虞侯元密等將兵三千人討勛數勛之罪以令士衆且曰非惟塗炭平人實亦汚染將士儻國家發兵誅討則玉石俱焚矣又曰凡彼親屬無用憂疑罪止一身必無連坐仍命宿州出兵符離泗州出兵於虹以邀之且奏其狀彥曾戒元密無傷敕使戊辰元密發彭城軍容甚盛諸將至任山北數里頓兵不進共思所以存

敕使之計欲俟賊入館乃縱兵擊之遣人變服負薪以誑賊日暮賊至任山館中空無人又無供給疑之見負薪者執而榜之果得其情乃爲偶人執旗幟列於山下而潛遁比夜官軍始覺之恐賊潛伏山谷及間道來襲復引兵退宿於城南明日乃進追之時賊已至符離宿州戍卒五百人出戰於濉水上望風奔潰賊遂抵宿州時宿州闕刺史觀察副使焦璐攝州事城中無復餘兵庚午賊攻陷之璐走免賊悉聚城中貨財令百姓來取之一日之中四遠雲集然後選募爲兵有不願者立斬之自旦至暮得數千人於是

勒兵乘城龐勛自稱兵馬留後拜宿官軍始至賊守
備已嚴不可復攻先是焦瑤聞符離敗決汴水以斷
北路賊至水尚淺可涉比官軍至已深矣壬申元密
引兵度水將圍城會大風賊以火箭射城外茅舍延
及官軍營士卒進則冒矢石退則限水火賊急擊之
死者近三百人元密等以爲賊必固守但爲攻取之
計賊夜使婦人持更掠城中大船三百艘備載資糧
順流而下欲入江湖爲盜以千緜贈張敬思遣騎送
至汴之東境縱使西歸明日官軍知賊已去狼狽追
之士卒皆未食比追及已饑乏賊橫舟隄下而陳於

隄外伏千人於舟中官軍將至陳者皆走入陂中密
以爲畏已縱兵追之賊自舟中出夾攻之自午及申
官軍大敗密引兵走陷於荷涇賊追及之密等諸將
及監陳敕使皆死士卒死者殆千人其餘皆降於賊
無一人還徐者賊問降卒以彭城人情計謀知其無
備始有攻彭城之志乙亥龐勛引兵北度濰水踰山
趣彭城其夕崔彥曾始知元密敗移牒鄰道求救明
日塞門選城中丁壯爲守備內外震恐無復固志或
勸彥曾奔兗州彥曾怒曰吾爲元帥城陷而死職也
立斬言者丁丑賊至城下衆六七千人鼓譟動地民

居在城外者賊皆慰撫無所侵擾由是人爭歸之不
移時克羅城彥曾退保子城民助賊攻之推草車塞
門而焚之城陷賊囚彥曾於大彭館執尹戡杜璋徐
行儉剗而剗之盡滅其族勛坐聽事盛陳兵衛文武
將吏伏謁莫敢仰視即日城中願附從者萬餘人戊
寅勛召溫庭皓使草表求節鉞庭皓曰此事甚大非
頃刻可成請還家徐草之勛許之明日勛使趣之庭
皓來見勛曰昨日所以不即拒者欲一見妻子耳今
已與妻子別謹來就死勛熟視笑曰書生敢爾不畏
死邪龐勛能取徐州何患無人草表遂釋之有周重

者每以才畧自負勛迎爲上客重爲勛草表稱臣之
一軍乃漢室興王之地頃因節度使刻削軍府刑賞
失中遂致迫逐陛下奪其節制翦滅一軍或死或流
寃橫無數今聞本道復欲誅夷將士不勝痛憤推臣
權兵馬留後彈壓十萬之師撫有泗州之地臣聞見
利乘時帝王之資也臣見利不失遇時不疑伏乞聖
慈復賜旌節不然揮戈曳戟詣闕非遲庚辰遣押牙
張瑄奉表詣京師勛以許佶爲都虞候趙可立爲都
遊奕使黨與各補牙職分將諸軍又遣舊將劉行及
將千五百人屯濠州李圓將二千人屯泗州梁丕將

千人屯宿州自餘要害縣鎮悉繕完戍守徐人謂旌節之至不過旬月願效力獻策者遠近輻湊乃至光蔡淮浙兗鄆沂密羣盜皆倍道歸之聞溢郭郭旬日間米斗直錢二百勛詐爲崔彥曾請翦滅徐州表其略曰一軍暴卒盡可翦除五縣愚民各宜配隸又作詔書依其所請傳布境內徐人信之皆歸怨朝廷曰微桂州將士回戈吾徒悉爲魚肉矣劉行及引兵至渦口道路附從者增倍濠州兵纔數百刺史盧望回素不設備不知所爲乃開門具牛酒迎之行及入城囚望回自行刺史事泗州刺史杜愔聞勛作亂完守

備以待之且求救於江淮李圓遣精卒百人先入泗州封府庫愔遣人迎勞誘之入城悉誅之明日圓至即引兵圍城城上矢石雨下賊死者數百乃歛兵屯城西勛以泗州當江淮之衝益發兵助圓攻之衆至萬餘終不能克 初朝廷聞龐勛自任山還趣宿州遣高品康道偉齎敕書撫慰之十一月道偉至彭城勛出郊迎自任山至子城三十里大陳甲兵號令金鼓響震山谷城中丁壯悉驅使乘城宴道偉於毬場使人詐爲羣盜降者數千人諸寨告捷者數十輩復作求節鉞表附道偉以聞 初辛雲京之孫謹寓居

廣陵喜任俠年五十不仕與杜惲有舊聞龐勛作亂詣泗州勸惲挈家避之惲曰安平享其祿位危難棄其城池吾不爲也且人各有家誰不愛之我獨求生何以安衆誓與將士共死此城耳謹曰公能如是僕與公同死乃還廣陵與其家訣壬辰復如泗州時民避亂扶老攜幼塞塗而來見謹皆止之曰人皆南走子獨北行取死何爲謹不應至泗州賊已至城下謹急棹小舟得入惲即署團練判官城中危懼都押牙李雅有勇略爲惲設守備帥衆鼓譟四出擊賊賊退屯徐城衆心稍安龐勛募人爲兵人利於剽掠爭赴之至父遣其子妻勉其夫皆斷鉏首而銳之執以應募鄰道聞勛據徐州各遣兵戍守要害而官軍尚少賊衆日滋官軍數不利賊遂破漁臺等近十縣宋州東有磨山民逃匿其上勛遣其將張玄稔圍之會旱山泉竭數萬口皆渴死或說勛曰留後止欲求節鉞當恭順盡禮以事天子外戢士卒內撫百姓庶幾可得勛雖不能用然國忌猶行香饗士卒必先西向拜謝癸卯勛聞敕使入境以爲必賜旌節衆皆賀明日敕使至但責崔彥曾及監軍張道謹貶其官勛大失望遂囚敕使不聽歸詔以右金吾大將軍康成訓爲

義成節度使徐州行營都招討使神武大將軍王晏
權爲徐州北面行營招討使羽林將軍戴可師爲徐
州南面行營招討使大發諸道兵以隸三帥承訓奏
乞沙陀三部落使朱邪赤心及吐谷渾達靺契苾酋
長各帥其衆以自隨詔許之龐勛以李圓攻泗州久
不克遣其將吳迥代之丙午復進攻泗州晝夜不息
時敕使郭厚本將淮南兵千五百人救泗州至洪澤
畏賊彊不敢進辛讜請往求救杜悛許之丁未夜乘
小舟潛度淮至洪澤說厚本厚本不聽比明復還已
酉賊攻城益急欲焚水門城中幾不能禦讜請復往

求救悛曰前徃徒還今徃何益讜曰此行得兵則生
返不得則死之悛與之泣別讜復乘小舟負戶突圍
出見厚本爲陳利害厚本將從之淮南都將袁公弁
曰賊勢如此自保恐不足何暇救人讜拔劍瞋目謂
公弁曰賊百道攻城陷在朝夕公受詔救援而逗留
不進豈惟上負國恩若泗州不守則淮南遂爲寇塲
公詎能獨存耶我當殺公而後止耳起欲擊之厚本
起抱止之公弁僅免讜乃回望泗州慟哭終日士卒
皆爲之流涕厚本乃許分五百人與之仍問將士將
士皆願行讜舉身自擲叩頭以謝將士遂帥之抵淮

南岸望賊方攻城有軍吏言曰賊勢已似入城還去則便讜逐之攬得其髻舉劍擊之士卒共救之曰千五百人判官不可殺也讜曰臨陳妄言惑衆必不可捨衆請不能得乃共奪之讜素多力衆不能奪讜曰將士但登舟我則捨此人衆競登舟乃捨之士卒有回顧者則斫之驅至淮北勒兵擊賊惛於城上布兵與之相應賊遂敗走鼓譟逐之至晡而還龐勛遣其將劉佶將精兵數千助吳迥攻泗州劉行及自濠州遣其將王弘立引兵會之戊午鎮海節度使杜審權遣都頭翟行約將四千人救泗州己未行約引兵至

泗州賊逆擊於淮南圍之城小兵少不能救行約及士卒盡死先是令狐綯遣李湘將兵數千救泗州與郭厚本素公弁合兵屯都梁城與泗州隔淮相望賊旣破翟行約乘勝遂圍之十二月甲子李湘等引兵出戰大敗賊遂陷都梁城執湘及郭厚本送徐州據淮口漕驛路絕康承訓軍於新興賊將姚周屯柳子出兵拒之時諸道兵集者纔萬人承訓以衆寡不敵退屯宋州龐勛以爲官軍不足畏乃分遣其將丁從實等各將數千人南寇舒廬北侵沂海破沐陽下蔡烏江巢縣攻陷滁州殺刺史高錫望又寇和州刺史

崔雍遣人以牛酒犒之引賊登樓共飲命軍士皆釋甲指所愛二人爲子弟乞全之其餘惟賊所處賊遂大掠城中殺士卒八百餘人泗州援兵既絕糧且盡人食薄粥閏月己亥辛讜言於杜悛請出求救於淮浙夜帥敢死士十人執長柯斧乘小舟潛往斫賊水寨而出明日賊乃覺之以五舟遮其前以五千人夾岸追之賊舟重行遲讜舟輕行疾力鬪三十餘里乃得免癸卯至揚州見令狐綯甲辰至潤州見杜審權時泗州久無聲問或傳已陷讜既至審權乃遣押牙趙翼將甲士二千人與淮南共輸米五千斛鹽五

斛以救泗州戴可師將兵三萬渡淮轉戰而前賊盡棄淮南之守可師欲先奪淮口後救泗州壬申圍都梁城城中賊少拜於城上曰方與都頭議出降可師爲之退五里賊夜遁明日惟空城可師恃勝不設備是日大霧賊將王弘立引兵數萬疾徑奄至縱擊官軍官軍不及成列遂大敗將士觸兵及溺淮死得免者纔數百人亡器械資糧車馬以萬計賊傳可師及監軍將校首於彭城龐勛自謂無敵於天下作露布散示諸寨及鄉村於是淮南士民震恐往往避地江左令狐綯畏其侵軼遣使詣勛說諭許爲奏請節鉞

勛乃息兵俟命由是淮南稍得收散卒修守備時汴路既絕江淮往來者皆出壽州賊既破戴可師乘勝圍壽州掠諸道貢獻及商人貨其路復絕勛益自驕日事遊宴周重諫曰自古驕滿奢逸得而復失成而復敗多矣况未得未成而爲之者乎諸道兵大集於宋州徐州始懼應募者益少而諸寨求益兵者相繼勛乃使其黨散入鄉村驅人爲兵又見兵已及數萬人資糧匱竭乃斂富室及商旅財什取其七八坐匿財夷宗者數百家又與勛同舉兵於桂州者尤驕暴奪人資財掠人婦女勛不能制由是境內之民皆厭

苦之不聊生矣王晏權丘數退衎朝廷命泰寧節度使曹翔代晏權爲徐州北面招討使前天雄節度使何全皞遣其將薛尤將兵萬三千人討龐勛翔軍於滕沛尤軍於豐蕭是歲江淮旱蝗十年春正月康承訓將諸道軍七萬餘人屯柳子之西自新興至鹿塘三十里壁壘相屬徐兵分戍四境城中不及數千人龐勛始懼民多穴地匿其中勛遣人搜掘爲兵日不過得三二十人勛將孟敬文守豐縣狡悍而兵多謀貳於勛自爲符識勛聞之會魏博攻豐勛遣腹心將將三千助敬文守豐敬文與之約共擊魏博軍且

譽其勇使爲前鋒新軍旣與魏博戰敬文引兵退走
新軍盡沒勛乃遣使給之曰王弘立已克淮南留後
欲自往鎮之悉召諸將欲選一人可守徐州者敬文
喜即馳詣彭城未至城數里勛伏兵擒之辛酉殺之
丁卯同昌公主適右拾遺韋保衡以保衡爲起居
郎駙馬都尉公主郭淑妃之女上特愛之傾宮中珍
玩以爲資送賜第於廣化里窻戶皆飾以雜寶井欄
藥臼槽匱亦以金銀爲之編金縷以爲箕筐賜錢五
百萬緡他物稱是 徐賊寇海州時諸道兵戍海州
者已數千人斷賊所過橋柱而弗殊仍伏兵要害以

待之賊過橋崩倉惶散亂伏兵發盡殪之其攻壽州
者復爲南道軍所破斬獲數千人辛讜以浙西之軍
至楚州敕使張存誠以舟助之徐賊水陸布兵鎖斷
淮流浙西軍憚其疆不敢進讜曰我請爲前鋒勝則
繼之敗則汝走猶不可讜乃募選軍中敢死士數十
人牒補職名先以米舟三艘鹽舟一艘乘風逆流直
進賊夾攻之矢著舟板如急雨及鎖讜帥衆死戰斧
斷其鎖乃得過城上人喧呼動地杜悛及將佐皆泣
迎之乙酉城上望見舟師張帆自東來識其旗浙西
軍也去城十餘里賊列火船拒之帆止不進悛令讜

通鑑卷三十三
帥死士出迎之乘戰艦衝賊陳而過見張存誠帥米舟九艘曰將士在道前却存誠屢欲自殺僅得至此今又不進讜揚言賊不多甚易與耳帥衆揚旗鼓譟而前賊見其勢猛銳避之遂得入城 二月端州司馬楊收長流驩州尋賜死其僚屬黨友坐長流嶺表者十餘人初尚書右丞裴坦子娶收女資送甚盛噐用飾以犀玉坦見怒曰破我家矣立命壞之已而收竟以賄敗 康承訓使朱邪赤心將沙陀三千騎爲前鋒陷陳却敵十鎮之兵服其驍勇承訓嘗引麾下千人渡渙水賊伏兵圍之赤心帥五百騎奮槁衝圍

拔出承訓賊勢披靡因合擊敗之承訓數與賊戰賊軍屢敗王弘立自矜淮口之捷請獨將所部三萬人破承訓龐勛許之已亥弘立引兵度濰水夜襲鹿塘寨黎明圍之弘立與諸將臨望自謂功在漏刻沙陀左右突圍出入如飛賊紛擾移避沙陀縱騎蹂之寨中諸軍爭出奮擊賊大敗官軍蹙之於濰水溺死者不可勝紀自鹿塘至襄城伏尸五十里斬首二萬餘級弘立單騎走免所驅掠平民皆散走山谷不復還營委棄資糧噐械山積時有敕諸軍破賊得農民皆釋之自是賊每與官軍遇其驅掠之民先自潰龐勛

許佶以弘立驕惰致敗欲斬之周重爲之說勛曰弘立再勝未賞一敗而誅之弃功錄過爲敵報讐諸將咸懼矣不若赦之責其後效勛乃釋之弘立收散卒纔數百人請取泗州以補過勛益其兵而遣之三月辛未以起居郎韋保衡爲左諫議大夫充翰林學士徙郢王侃爲威王康承訓旣破王弘立進逼柳子與姚周一月之間數十戰丁亥周引兵渡水官軍急擊之周退走官軍逐之遂圍柳子會大風四面縱火賊弃寨走沙陀以精騎邀之屠殺殆盡自柳子至芳城死者相枕斬其將劉豐周將麾下數十人奔

宿州宿州守將梁不素與之有隙開城聽入執而斬之龐勛聞之大懼與許佶議自將出戰周重泣言於勛曰柳子地要兵精姚周勇敢有謀今一旦覆沒危如累卵不若遂建大號悉兵四出決力死戰又勸殺崔彥魯以絕人望術士曹君長亦言徐州山川不容兩帥今觀察使尚在故留後未與賊黨皆以爲然夏四月壬辰勛殺彥魯及監軍張道謹宣慰使仇大夫僚佐焦璐温庭皓并其親屬賓客僕妾皆死斷淮南監軍郭厚本都押衙李湘手足以示康承訓軍勛乃集衆揚言曰勛始望國恩庶全臣節今日之事前志

已乖自此勛與諸君真反者也當掃境內之兵戮力同心轉敗爲功耳衆皆稱善於是命城中男子悉集毬塲仍分遣諸將比屋大索敢匿一男子者族其家選丁壯得三萬人更造旗幟給以精兵許佶等共推勛爲天冊將軍大會明王勛辭王爵先是辛謹復自泗州引驍勇四百人迎糧於楊潤賊夾岸攻之轉戰百里乃得出至廣陵止於公館不敢歸家舟載鹽米二萬石錢萬三千緡乙未還至斗山賊將王弘芝帥衆萬餘拒之於盱眙密布戰艦百五十艘以塞淮流又縱火船逆之謹命以長叉托過自卯戰及未衆寡

不敵官軍不利賊縛木於戰艦旁出四五尺爲戰棚謹命勇士乘小舟入其下矢刃所不能及以槍揭火牛焚之戰艦既然賊皆潰走官軍乃得過入城 龐勛以父舉直爲大司馬與許佶等留守徐州或曰將軍方耀兵威不可以父子之親失上下之節乃令舉直趨拜於庭勛據按而受之時魏博屢圍豐縣龐勛欲先擊之丙申引兵發徐州 戊戌以前淮南節度使同平章事令狐綯爲太保分司 龐勛夜至豐縣潛入城魏博軍皆不之知魏博分爲五寨其近城者屯數千人勛縱兵圍之諸寨救之勛伏兵要路殺官軍

二千人餘皆返走賊攻寨不克至夜解圍去官軍畏其衆且聞勛自來諸寨皆宵潰曹翊方圍滕縣聞魏博敗引兵退保兗州賊悉毀其城柵運其資糧傳檄徐州盛自誇大謂官軍為國賊云 馬舉將精兵三萬救泗州乙巳分軍三道度淮至中流大譟聲聞數里賊大驚不測衆寡歛兵屯城西寨舉就圍之縱火焚柵賊衆大敗斬首數千級王弘立死吳迥退保徐城泗州之圍始解泗州被圍凡七月守城者不得寐面目皆生瘡 龐勛留豐縣數日欲引兵西擊康承訓或曰天時向暑蠶麥方急不若且休兵聚食然後

圖之或曰將軍出師數日摧七萬之衆西軍震恐乘此聲勢彼破走必矣時不可失龐舉直以書勸勛乘勝進軍勛意遂決丁未發豐縣庚戌至蕭約襄城留武小睢諸寨兵合五六萬人以二十九日遲明攻柳子淮南敗卒在賊中者逃詣康承訓告以其期承訓得先為之備秣馬整衆設伏以待之丙辰襄城等兵先至柳子遇伏敗走龐勛既自失期遽引兵自三十里外赴之比至諸寨已敗勛所將皆市井白徒覩官軍勢盛皆不戰而潰承訓命諸將急追之以騎兵邀其前步卒蹙其後賊狼狽不知所之自相蹈藉僵尸

數十里死者數萬人勛解甲服布襦而遁收散卒纔及三千人歸彭城使其將張實分諸寨兵屯第城驛勛初起下邳土豪鄭鎰聚衆三千自備資糧器械以應之勛以爲將謂之義軍五月沂州遣軍圍下邳勛命鎰救之鎰帥所部來降 六月陝民作亂逐觀察使崔莛莛以噐韻自矜不親政事民訴旱莛指庭樹曰此尚有葉何旱之有杖之民怒故逐之莛逃於民舍渴求飲民以溺飲之坐貶昭州司馬 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徐商同平章事充荆南節度使癸卯以翰林學士承旨戶部侍郎劉瞻同平章事瞻桂州人

也 馬舉自泗州引兵攻濠州拔招義鍾離定遠劉行及設寨於城外以拒守舉先遣輕騎挑戰賊見其衆少爭出寨西擊之舉引大軍數萬自它道擊其東南遂焚其寨賊人固守舉塹其三面而圍之北面臨淮賊猶得與徐州通龐勛遣吳迴助行及守濠州屯兵北津以相應舉遣別將度淮擊之斬獲數千人平其寨 曹翔之退屯兗州也留滄州卒四千人戍魯橋卒擅還翔曰以龐勛作亂故討之今滄卒不從約東是自亂也勒兵迎之圍於兗州城外擇違命者二千人悉誅之朝廷聞魏博軍敗以將軍宋威爲徐州

西北面招討使將兵三萬屯於豐蕭之間翔復引兵會之秋七月康承訓克臨渙殺獲萬人遂拔襄城留武小睢等寨曹翔拔滕縣進擊豐沛賊諸寨戍兵多相帥逃匿保據山林賊抄掠者過之輒為所殺而五八村尤甚有陳全裕者為之帥凡叛勛者皆歸之衆至數千人戰守之具皆備環地數千里賊莫敢近康承訓遣人招之遂舉衆來降賊黨益離斬縣土豪李袞殺賊守將舉城降於承訓沛縣守將李直詣彭城計事裨將朱玫舉城降於曹翔直自彭城還攻逆擊走之翔發兵戍沛玫邠州人也勛遣其將孫章許佶

各將數千人攻陳全裕朱玫皆不克而還康承訓乘勝長驅拔第城進抵宿州之西築城而守之龐勛憂蒞不知所為但禱神飯僧而已 初龐勛怒梁丕專

殺姚周黜之使徐州舊將張玄稔代之治州事以其黨張儒張實等將城中兵數萬拒官軍儒等列寨數重於城外環水自固康承訓圍之張實夜遣人潛出以書白勛曰今國兵盡在城下西方必虛將軍宜引兵出其不意掠宋亳之郊彼必解圍而西將軍設伏要害迎擊其前實等出城中兵蹙其後破之必矣時曹翔使朱玫擊豐破之乘勝攻徐城下邳皆拔之斬

獲萬計勛方憂懼欲走得實書即從其策使龐舉直許佶守徐州引兵而西八月壬子康承訓焚外寨張儒等入保羅城官軍攻之死者數千人不能克承訓患之遣辯士於城下招諭之張玄稔嘗戍邊有功雖脅從於賊心嘗憂憤時將所部兵守子城夜召所親數十人謀歸國因稍令布諭協同者衆乃遣腹心張臯夜出以狀白承訓約期殺賊將舉城降至日請立青旌爲應使衆心無疑承訓大喜從之九月丁巳張儒等飲酒於柳溪亭玄稔使部將董厚等勒兵於亭西玄稔先躍馬而前大呼曰龐勛已梟首於僕射寨

中此輩何得尚存士卒競進遂斬張儒等數十人城中大擾玄稔諭以歸國之計及暮而定戊午開門出降玄稔見承訓肉袒膝行涕泣謝罪承訓慰勞即宣敕拜御史中丞賜遺甚厚玄稔復進言今舉城歸國四遠未知請詐爲城陷引衆趨符離及徐州賊黨不疑可盡擒也承訓許之宿州舊兵三萬承訓益以數百騎皆賞勞而遣之玄稔復入城暮發平安火如常日巳未向晨玄稔積薪數千束縱火焚之如城陷軍潰之狀直趨符離符離納之旣入斬其守將號令城中皆聽命收其兵復得萬人北趨徐州龐舉直許佶

聞之嬰城拒守辛酉玄稔至彭城引兵圍之按兵未
攻先諭城上人曰朝廷唯誅逆黨不傷良人汝曹柰
何為賊城守若尚狐疑須臾之間同為魚肉矣於是
守城者稍稍弃甲投兵而下崔彥曾故吏路審中開
門納官軍龐舉直許佶帥其黨保子城日昃賊黨自
北門出玄稔遣兵追之斬舉直佶首餘黨多赴水死
悉捕戍桂州者親族斬之死者數千人徐州遂平龐
勛將兵二萬自石山西出所過焚掠無遺庚申承訓
始知引步騎八萬西擊之使朱邪赤心將數千騎為
前鋒勛襲宋州陷其南城刺史鄭處冲守其北城賊

知有備捨去度汴南掠亳州沙陀追及之勛引兵循
渙水而東將歸彭城為沙陀所逼不暇飲食至斬將
濟水李袞發橋勒兵拒之賊惶惑不知所之至縣西
官軍大集縱擊殺賊近萬人餘皆溺死降者纔及千
人勛亦死而人莫之識數日乃獲其尸賊宿遷等諸
寨皆殺其守將而降宋威亦取蕭縣吳迥獨守濠州
不下冬十月以張玄稔為右驍衛大將軍御史大夫
馬舉攻濠州自夏及冬不克城中糧盡殺人而食之
官軍深塹重圍以守之辛丑夜吳迥突圍走舉勒兵
追之殺獲殆盡迥死於招義以康承訓為河東節度

使同平章事以杜悛爲義成節度使上嘉朱邪赤心之功置大同軍於雲州以赤心爲節度使召見留爲左金吾上將軍賜姓名李國昌賞賚甚厚以辛讜爲亳州刺使讜在泗州犯圍出迎兵糧往返凡十二及除亳州上表言臣之功非杜悛不能成也賜和州刺史崔雍自盡家屬流康州兄弟五人皆遠貶上荒宴不親庶政委任路巖巖奢靡頗通賂遺左右用事至德令陳蟠叟因上書召對言請破邊咸一家可贍軍二年上問咸爲誰對曰路巖親吏上怒流蟠叟於愛州自是無敢言者初南詔遣使者楊酋慶來謝

釋董成之囚定邊節度使李師望欲激怒南詔以求功遂殺酋慶西川大將恨師望分列巡屬陰遣人致意南詔使入寇師望貪殘聚私貨以百萬計戍卒怨怒欲生食之師望以計免朝廷徵還以太府少卿竇滂代之滂貪殘又甚於師望故蠻寇未至而定邊固已困矣是月南詔驃信酋龍傾國入寇引數萬衆擊董春烏部破之十一月蠻進寇嶺州定邊都頭安再榮守清溪關蠻攻之再榮退屯大渡河北與之隔水相射九日八夜蠻密分軍開道逾雪坡奄至沐源川滂遣充海將黃卓帥五百人拒之舉軍覆沒十二月

丁酉蠻衣充海之衣詐爲敗卒至江岸呼船已濟衆
乃覺之遂陷犍爲縱兵焚掠陵榮二州之境後數日
蠻軍大集於陵雲寺與嘉州對岸刺史楊恣與定邊
監軍張允瓊勒兵拒之蠻潛遣奇兵自東津濟夾擊
官軍殺忠武都將顏慶師餘衆皆潰恣允瓊脫身走
壬子陷嘉州慶師慶復之弟也竇滂自將兵拒蠻於
大渡河驃信詐遣清平官數人詣滂結和滂與語未
畢蠻乘船楫爭渡忠武徐宿兩軍結陳抗之滂懼自
經於帳中徐州將苗全緒解之曰都統何至於是全
緒與安再榮及忠武將勒兵出戰滂遂單騎宵遁三
將謀曰今衆寡不敵明日復戰吾屬盡矣不若乘夜
攻之使之驚亂然後解去於是夜入蠻軍弓弩亂發
蠻大驚三將乃全軍引去蠻進陷黎雅民竄匿山谷
敗軍所在焚掠滂奔導江邛州軍資儲帑皆散於亂
兵之手蠻至城已空通行無礙矣詔左神武將軍顏
慶復將兵赴援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五十一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五十二

唐紀六十八

起上章攝提格盡柔兆君難凡七年

懿宗昭聖恭惠孝皇帝下

咸通十一年春正月甲寅朔羣臣上尊號曰睿文英

武明德至仁大聖廣孝皇帝赦天下 西川之民間

蠻寇將至爭走入成都時成都但有子城亦無壕人

所占地各不過一席許雨則戴箕盎以自庇又乏水

取摩訶池泥汁澄而飲之將士不習武備節度使盧

耽召彭州刺史吳行魯使攝叅謀與前瀘州刺史楊

慶復共脩守備選將校分職事立戰棚具礮槓造器

備嚴敬言邏先是西川將士多虛職名亦無稟給至是
揭榜募驍勇之士補以實職厚給糧賜應募者雲集
慶復乃諭之曰汝曹皆軍中子弟年少材勇平居無
由自進今蠻寇憑陵乃汝曹取富貴之秋也可不勉
乎皆歡呼踊躍於是列兵械於庭使之各試所能兩
兩角勝察其勇怯而進退之得選兵三千人號曰突
將行魯彭州人也戊午蠻至眉州耽遣同節度副使
王偃等齎書見其用事之臣杜元忠與之約和蠻報
曰我輩行止只繫雅懷 路巖韋保衡上言康承訓
討龐勛時逗撓不進又不能盡其餘黨又貪虜復不

時上功辛酉貶蜀王傳分司尋再貶恩州司馬 南

詔進軍新津定邊之北境也盧耽遣同節度副使譚
奉祀致書于杜元忠問其所以來之意蠻留之不還
耽遣使告急于朝且請遣使與和以紓一時之患朝
廷命知四方館事太僕卿支詳為宣諭通和使蠻以
耽待之恭亦為之盤桓而成都守備由是粗完甲子
蠻長驅而北陷雙流庚午耽遣節度副使柳槃往見
之杜元忠授槃書一通曰此通和之後驃信與軍府
相見之儀也其儀以王者自處語極驕慢又遣人負
綵幕至城南云欲張陳蜀王廳以居驃信癸酉廢定

邊軍復以七州歸西川是日蠻軍抵成都城下前一日盧耽遣先鋒遊奕使王晝至漢州訶援軍且趣之時興元六千人鳳翔四千人已至漢州會竇滂以忠武義成徐宿四千人自導江奔漢州就援軍以自存丁丑王晝以興元資簡兵三千餘人軍於毗橋遇蠻前鋒與戰不利退保漢州時成都日望援軍之至而竇滂自以失地欲西川相繼陷沒以分其責每援軍自北至輒說之曰蠻衆多於官軍數十倍官軍遠來疲弊未易遽前諸將信之皆狐疑不進成都十將李自孝陰與蠻通欲焚城東合爲內應城中執而殺之

後數日蠻果攻城久之城中無應而止二月癸未朔蠻合梯衝四面攻城都城上以鉤縲稅之使近投火沃油焚之攻者皆死盧耽以楊慶復攝左都押牙李驥各帥突將出戰殺傷蠻二千餘人會暮焚其攻具三千餘物而還蜀人素怯其突將新爲慶復所獎拔且利於厚賞勇氣自倍其不得出者皆憤鬱求奮後數日賊取民籬重沓濕而屈之以爲蓬置人其下舉以抵城而斲之矢石不能入火不能然慶復鎔鐵汁以灌之攻者又死乙酉支詳遣使與蠻約和丁亥蠻歛兵請和戊子遣使迎支詳時顏慶復以援軍將至

詳謂蠻使曰受詔詣定邊約和今雲南乃圍成都則與曷日詔旨異矣且朝廷所以和者冀其不犯成都也今矢石晝夜相交何謂和乎蠻見和使不至庚寅復進攻城辛卯城中出兵擊之乃退初韋臯招南詔以破吐蕃旣而蠻訴以無甲弩臯使匠往教之數歲蠻中甲弩皆精利又東蠻苴那時勿鄧夢衝三部助臯破吐蕃有功其後邊吏遇之無狀東蠻怨唐深自附於南詔每從南詔入寇劫之盡力得唐人皆虜殺之朝廷貶竇滂爲康州司戶以顏慶復爲東川節度使凡援蜀諸軍皆受慶復節制癸巳慶復至新都蠻

分兵徃拒之甲午與慶復遇慶復大破蠻軍殺二千餘人蜀民數千人爭操芟刀白楛以助官軍呼聲震野乙未蠻步騎數萬復至會右武衛上將軍宋威以忠武軍二千人至即與諸軍會戰蠻軍大敗死者五千餘人退保星宿山威進軍沱江驛距成都三十里蠻遣其臣楊定保詣支詳請和詳曰且先解圍退軍定保還蠻圍城如故城中不知援軍之至但見其數來請和知援軍必勝矣戊戌蠻復請和使者十返城中亦依違答之蠻以援軍在近攻城尤急驃信以下親立矢石之間庚子官軍至城下與蠻戰奪其升遷

橋是夕蠻自燒攻具遁去比明官軍乃覺之初朝廷使顏慶復救成都命宋威屯綿漢爲後繼威乘勝先至城下破蠻軍功居多慶復疾之威飯士欲追蠻軍城中戰士亦欲與北軍合勢俱進慶復牒威奪其軍勒歸漢州蠻至雙流阻新穿水造橋未能成狼狽失度三日橋成乃得過斷橋而去甲兵服物遺棄於路蜀人甚恨之黎州刺史嚴師本收散卒數千保邛州蠻圍之二日不克亦捨去顏慶復始教蜀人築壅門城穿塹引水滿之植鹿角分營鋪蠻知有備自是不復犯成都矣先是西川牙將有職無官及拒却南詔

四人以功授監察御史堂帖人輸堂例錢三百緡貧者苦之三月左僕射同平章事曹確同平章事充

鎮海節度使夏四月丙午以翰林學士承旨兵部

侍郎韋保衡同平章事徐賊餘黨猶相聚閭里爲

群盜散居兗鄆青齊之間詔徐州觀察使夏俟曠招諭之五月丁丑以邛州刺史吳行魯爲西川留後

光州民逐刺史李弱翁弱翁奔新息左補闕楊堪等上言刺史不道百姓負冤當訴於朝廷寘諸典刑豈得群黨相聚擅自斥逐亂上下之分此風殆不可長宜加嚴誅以懲來者上令百官議處置徐州之

宜六月丙午太子少傅李膠等狀以爲徐州雖屢搆禍亂未必比屋頑凶蓋由統御失人是致姦回乘釁今使名雖降兵額尚存以爲支郡則糧餉不給分隸別藩則人心未服或舊惡相濟更成披猖惟泗州向因攻守結釁已深宜有更張庶爲兩便詔從之徐州依舊爲觀察使統徐濠宿三州泗州爲團練使割隸淮南加幽州節度使張允伸兼侍中秋八月乙未同昌公主薨上痛悼不已殺翰林醫官韓宗劭等二十餘人悉收捕其親族三百餘人繫京兆獄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劉瞻召諫官使之言之諫官莫敢言者

乃自上言以爲脩短之期人之定分昨公主有疾深軫聖慈宗劭等診療之時惟求疾愈備施方術非不盡心而禍福難移竟成差跌原其情狀亦可哀矜而械繫老幼三百餘人物議沸騰道路嗟歎柰何以達理知命之君涉肆暴不明之謗蓋由安不慮危忿不思難之故也伏願少回聖慮寬釋繫者上覽䟽不悅瞻又與京兆尹溫璋力諫於上前上大怒叱出之魏博節度使何全皞年少驕暴好殺又減將士衣糧將士作亂全皞單騎走追殺之推大將韓君雄爲留後成德節度使王景崇爲之請旌節九月庚戌以君

雄爲魏博留後 丙辰以劉瞻同平章事充荆南節

度使貶溫璋振州司馬璋歎曰生不逢時死何足惜
是夕仰藥卒庚申敕曰苟無蠹害何至於斯惡實貫
盈死有餘責宜令三日內且於城外權瘞俟經恩宥
方許歸葬使中外快心姦邪知懼已已貶右諫議大
夫高湘比部郎中知制誥楊知至禮部郎中魏管等
於嶺南皆坐與劉瞻親善爲韋保衡所逐也知至汝
士之子管扶之子也保衡又與路巖共奏劉瞻云與
醫官通謀誤投毒藥丙子貶瞻康州刺史翰林學士
承旨鄭畋草瞻罷相制辭曰安數畝之居仍非已有

却四方之賂惟畏人知巖謂畋曰侍郎乃表薦劉相
也坐貶梧州刺史御史中丞孫瑄坐爲瞻所引用亦
貶汀州司戶路巖素與劉瞻論議多不叶瞻旣貶康
州巖猶不快閱十道圖以驩州去長安萬里再貶驩
州司戶 冬十月癸卯以西川留後吳行魯爲節度
使 十一月辛亥以兵部尚書鹽鐵轉運使王鐸爲
禮部尚書同平章事鐸起之兄子也 丁卯復以徐
州爲感化軍節度 十二月加成德節度使王景崇
同平章事以左金吾上將軍李國昌爲振武節度使
十二年春正月辛酉葬文懿公主帝氏之人爭取庭

祭之灰汰其金銀凡服玩每物皆百二十與以錦繡珠玉爲儀衛明器輝煥三十餘里賜酒百斛餅餤四十橐駝以飼俸夫上與郭淑妃思公主不巳樂工李可及作歎百年曲其聲悽惋舞者數百人發內庫雜寶爲其首飾以絕八百匹爲地衣舞罷珠璣覆地以魏博留後韓君雄爲節度使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路巖與韋保衡素相表裏勢傾天下旣而爭權浸有隙保衡遂短巖於上夏四月癸卯以巖同平章事充西川節度使巖出城路人以瓦礫擲之權京兆尹薛能巖之所擢也巖謂能曰臨行煩以瓦礫相餞能

舉笏對曰曩來宰相出府司無例發人防衛巖甚慙能汾州人也五月上幸安國寺賜僧重謙僧淮沈檀講座二各高二丈設萬人齋秋七月以兵部尚書盧耽同平章事充山南東道節度使冬十月以兵部侍郎鹽鐵轉運使劉鄩爲禮部尚書同平章事十三年春正月幽州節度使張允伸得風疾請委軍政就醫許之以其子簡會知留後疾甚遣使上表納旌節丙申薨允伸鎮幽州二十三年勤儉恭謹邊鄙無警上下安之二月丁巳以兵部侍郎同平章事于琮爲山南東道節度使以刑部侍郎判戶部奉天

趙隱爲戶部侍郎同平章事 平州刺史張公素素
有威望爲幽州人所服張允伸薨公素帥州兵來奔
張簡會懼三月奔京師以爲諸衛將軍 夏四月立
皇子保爲吉王傑爲壽王倚爲睦王 以張公素爲
平盧留後 五月國子司業韋殷裕詣閣門告郭淑
妃弟內作坊使敬述陰事上大怒杖殺殷裕籍沒其
家乙亥閣門使田獻鈺奪紫改橋陵使以其受殷裕
狀故也殷裕妻父太府少卿崔元應妻從兄中書舍
人崔沆季父君卿皆貶領南宮給事中杜裔休坐與
殷裕善亦貶端州司戶沆鈺之子也裔休綜之子也

丙子貶山南東道節度使于琮爲普王傅分司韋保
衡譖之也辛巳貶尚書左丞李當吏部侍郎王渢左
散騎常侍李都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郎張禡前中
書舍人封彥卿左諫議大夫楊塾癸未貶工部尚書
嚴祁給事中李貺給事中張鐸左金吾大將軍李敬
仲起居舍人蕭邁李瀆鄭彥特李藻皆處之湖嶺之
南坐與琮厚善故也貺漢之子邁寘之子也甲申貶
前平盧節度使于珣爲涼王府長史分司前湖南觀
察使于瓌爲袁州刺史瓌珣皆琮之兄也尋再貶琮
韶州刺史琮妻廣德公主上之妹也與琮偕之韶州

行則肩輿門相對坐則執琮之帶琮由是獲全時諸
公主多驕縱惟廣德動遵法度事于氏宗親尊卑無
不如禮內外稱之 六月以盧龍留後張公素爲節
度使 韋保衡欲以其黨裴條爲郎官憚左丞李璋
方嚴恐其不放上先遣人達意璋曰朝廷遷除不應
見問 秋七月乙未以璋爲宣歙觀察使 八月歸
義節度使張義潮薨沙州長史曹義金代領軍府制
以義金爲歸義節度使是後中原多故朝命不及回
鶻陷甘州自餘諸州隸歸義者多爲羌胡所據 冬
十二月追上宣宗謚曰元聖至明成武獻文睿智章
仁神聰懿道大孝皇帝 振武節度使李國昌恃功
恣橫專殺長史朝廷不能平徙國昌爲大同軍防禦
使國昌稱疾不赴

十四年春三月癸巳上遣敕使詣法門寺迎佛骨羣
臣諫者甚衆至有言憲宗迎佛骨晏駕者上曰朕
生得見之死亦無恨廣造浮圖寶帳香輦幡花幢蓋
以迎之皆飾以金玉錦繡珠翠自京城至寺三百里
間道路車馬晝夜不絕夏四月壬寅佛骨至京師導
以禁軍兵仗公私音樂沸天燭地綿亘數十里儀衛
之盛過於郊祀元和之時不及遠矣富室夾道爲絲

樓及無遮會競爲侈靡上御安福門降樓膜拜流涕
霑臆賜僧及京城耆老嘗見元和事者金帛迎佛骨
入禁中三日出置安國崇化寺宰相已下競施金帛
不可勝紀因下德音降中外繫囚 五月丁亥以西
川節度使路巖兼中書令 南詔寇西川又寇黔南
黔中經略使秦匡謀兵少不敵弃城奔荆南荆南節
度使杜棕囚而奏之六月乙未敕斬匡謀籍沒其家
貲親族應緣坐者令有司搜捕以聞匡謀鳳翔人也
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王鐸同平章事充宣武節
度使時韋保衡挾恩弄權以劉瞻于棕先在相位不

禮於已諧而逐之王鐸保衡及第時主文也蕭遘同
年進士也二人素薄保衡之爲人保衡皆擯斥之

秋七月戊寅上疾大漸左軍中尉劉行深右軍中尉
韓文約立少子普王儼 庚辰制立儼爲皇太子權

尙當軍國政事辛巳上崩于咸寧殿遺詔以韋保衡
攝冢宰僖宗即位八月丁未追尊母王貴妃爲皇大
后劉行深韓文約皆封國公 關東河南大水 九
月有司上先太后謚曰惠安 司徒門下侍郎同平

章事韋保衡怨家告其陰事貶保衡賀州刺史樂工
李可及流嶺南可及有寵於懿宗嘗爲子娶婦懿宗

賜之酒二銀壺啓之無酒而中實右軍中尉西門季
玄屢以爲言懿宗不聽可及嘗大受賜物載以官車
季玄謂曰汝它日破家此物復應以官車載還非爲
受賜徒煩牛足耳及流嶺南籍沒其家果如季玄言
以西川節度使路巖兼侍中加成德節度使王景
崇中書令魏博節度使韓君雄盧龍節度使張公素
天平節度使高駢並同平章事君雄仍賜名允中

冬十月乙未以左僕射蕭倣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韋保衡再貶崖州澄邁令尋賜自盡又貶其弟翰
林學士兵部侍郎保又爲賓州司戶所親翰林學士

戶部侍郎劉承雍爲涪州司馬承雍禹錫之子也

癸卯赦天下 西川節度使路巖喜聲色遊宴委軍
府政事於親吏邊咸郭籌皆先行後申上下畏之嘗
大閱二人議事默書紙相示而焚之軍中以爲有異
圖驚懼不安朝廷聞之十一月戊辰徙巖荆南節度
使咸籌潛知其故遂亡命 以右僕射蕭鄴同平章
事充河東節度使 十二月己亥詔送佛骨還法門
寺 再貶路巖爲新州刺史

僖宗惠聖恭定孝皇帝上之上

乾符元年春正月丁亥翰林學士盧攜上言以爲陛

下初臨大寶宜深念黎元國家之有百姓如草木之有根柢若秋冬培漑則春夏滋榮臣竊見關東去年旱災自號至海麥纔半收秋稼幾無冬菜至少貧者磴蓬實爲麩蓄槐葉爲糝或更衰羸亦難收拾常年不稔則散之鄰境今所在皆飢無所依投坐守鄉閭待盡溝壑其蠲免餘稅實無可徵而州縣以有上供及三司錢督趣甚急動加捶撻雖撤屋伐木雇妻鬻子止可供所由酒食之費未得至於府庫也或租稅之外更有他徭朝廷儻不撫存百姓實無生計乞敕州縣應所欠殘稅並一切停徵以俟蠶麥仍發所在義倉亟加賑給至深春之後有草葉木牙繼以桑椹漸有可食在今數月之間尤爲窘急行之不可稽緩敕從其言而有司竟不能行徒爲空文而已路巖行至江陵敕削官爵長流儋州巖美資儀囚於江陵獄再宿須髮皆白尋賜自盡籍沒其家巖之爲相也密奏三品以上賜死皆令使者剔取結喉三寸以進驗其必死至是自罹其禍所死之處乃楊收賜死之榻也邊咸郭等捕得皆伏誅初巖佐崔鉉於淮南爲支使鉉知其必貴曰路十終須作彼一官旣而入爲監察御史不出長安城十年至宰相其自監察入

翰林也鉉猶在淮南聞之曰路十今已入翰林如何得老皆如鉉言以太子少傅于琮同平章事充山南東道節度使二月甲午葬昭聖恭惠孝皇帝于簡陵廟號懿宗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趙隱同平章事充鎮海節度使以華州刺史裴坦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以虢州刺史劉瞻爲刑部尚書瞻之貶也人無賢愚莫不痛惜及其還也長安兩市人率錢雇百戲迎之瞻聞之改期由它道而入夏五月乙未裴坦薨以劉瞻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初瞻南遷劉鄩附於韋路共短之及瞻還爲相鄩內懼秋八月

丁巳朔鄩延瞻置酒於鹽鐵院瞻歸而遇疾辛未薨時人皆以爲鄩鳩之也以兵部侍郎判度支崔彥昭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彥昭羣之從子也兵部侍郎王凝正雅之從孫也其母彥昭之從母凝彥昭同舉進士凝先及第嘗袂衣見彥昭且戲之曰君不若曰爲我多作鞮履王侍郎母子必將竄逐吾當與妹偕行彥昭拜且泣謝曰必不敢疑由是獲免冬十月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劉鄩同平章事充淮南節度使以吏部侍郎鄭畋爲兵部侍郎翰林學士承旨戶

部侍郎盧攜守本官並同平章事 十一月庚寅日

南至羣臣上尊號曰聖神聰睿仁哲孝皇帝改元

魏博節度使韓允中薨軍中立其子節度副使簡爲

留後 南詔寇西川作浮梁濟大度河防河都知兵

馬使黎州刺史王景復俟其半濟擊之蠻敗走斷其

浮梁蠻以中軍多張旗幟當其前而分兵潛出上下

流各二十里夜作浮梁詰朝俱濟襲破諸城柵夾攻

景復力戰三日景復陽敗走蠻盡銳追之景復設三

伏以待之蠻過三分之二乃發伏擊之蠻兵大敗殺

二千餘人追至大度河南而還復修完城柵而守之

蠻歸至之羅谷遇國中發兵繼至新舊相合鉦鼓聲

聞數十里復寇大度河與唐夾水而軍詐云求和又

自上下流潛濟與景復戰連日西川援軍不至而蠻

衆日益景復不能支軍遂潰 十二月党項回鶻寇

天德軍 感化軍奏羣盜寇掠州縣不能禁敕充鄆

等道出兵討之 南詔乘勝陷黎州入邛峽關攻雅

州大度河潰兵奔入邛州成都驚擾民爭入城或比

奔他州城中大爲守備而塹壘比鄰時嚴固驃信使

其坦綽遺節度使牛叢書云非敢爲寇也欲入見天

子面訴數十年爲讒人離間寬抑之事儻蒙聖恩矜

恤當還與尚書求敦鄰好今假道貴府欲借蜀王廳
留止數日即東上叢素懦怯欲許之楊慶復以爲不
可斬其使者留二人授以書遣還書辭極數其罪詈
辱之蠻兵及新津而還叢恐蠻至豫焚城外民居蕩
盡蜀人尤之詔發河東山南西道東川兵援之仍命
天平節度使高駢詣西川制置蠻事 以韓簡爲魏
博留後 商州刺史王樞以軍州空窘減折糴錢民
相帥以白梃毆之又毆殺官吏二人朝廷更除刺史
李誥到官收捕民李叔文等三十餘人斬之 初回
鶻屢求冊命詔遣冊立使郝宗莒詣其國會回鶻爲

吐谷渾盟末所破逃遁不知所之詔宗莒以王冊國
信授靈鹽節度使唐弘夫掌之還京師 上年少政
在臣下南牙北司互相矛盾自懿宗以來奢侈日甚
用兵不息賦歛愈急關東連年水旱州縣不以實聞
上下相蒙百姓流殍無所控訴相聚爲盜所在蜂起
州縣兵少加以承平日久人不習戰每與盜遇官軍
多敗是歲濮州人王仙芝始聚衆數千起於長垣
二年春正月丙戌以高駢爲西川節度使 辛巳上
祀圓丘赦天下 高駢至劍州先遣使走馬開成都
門或曰蠻寇逼近成都相公尚遠萬一豨突柰何駢

曰吾在交趾破蠻三十萬衆蠻聞我來逃竄不暇何敢輒犯成都今春氣向暖數十萬人蘊積城中生死共處污穢鬱蒸將成癘疫不可緩也使者至成都開城縱民出各復常業乘城者皆下城解甲民大悅蠻方攻雅州聞之遣使請和引兵去駢又奏南蠻小醜易以枝梧今西川新舊兵已多所發長武廊坊河東兵徒有勞費並乞勒還敕止河東兵而已 上之爲普王也小馬坊使田令孜有寵及即位使知樞密遂擢爲中尉上時年十四專事遊戲政事一委令孜呼爲阿父令孜頗讀書多巧數招權納賂除官及賜緋紫皆不關白於上每具常自備果食兩盤與上相對飲啗從容良久而退上與內園小兒狎昵賞賜樂工伎兒所費動以萬計府藏空竭令孜說上籍兩市商旅寶貨悉輸內庫有陳訴者付京兆杖殺之宰相以下鉗口莫敢言 高駢至成都明日發步騎五千追南詔至大渡河殺獲甚衆擒其酋長數十人至成都斬之修復邛崃關大渡河諸城柵又築城於戎州馬湖鎮號平夷軍又築城於沐源川皆蠻入蜀之要路也各置兵數千戍之自是蠻不復入寇駢召黃景復責以大渡河失守腰斬之駢又奏請自將本管及天

平昭義義成等軍共六萬人擊南詔詔不許先是南詔督爽屢牒中書辭語怨望中書不荅盧攜奏稱如此則蠻益驕謂唐無以荅宜數其十代受恩以責之然自中書發牒則嫌於體敵請賜高駢及嶺南節度使辛儼詔使錄詔白牒與之從之三月以魏博留後韓簡爲節度使去歲感化軍發兵詣靈武防秋會南詔寇西川敕往救援蠻退遣還至鳳翔不肯詣靈武欲擅歸徐州內養王裕本都將劉逢搜擒唱帥者胡雄等八人斬之衆然後定初南詔圍成都楊慶後以佑職優給募突將以禦之成都由是獲全及

高駢至悉令納牒又託以蜀中屢遭蠻寇人未復業停其稟給突將皆忿怨駢好妖術每發兵追蠻皆夜張旗立隊對將士焚紙畫人馬散小豆曰蜀兵懦怯今遣玄女神兵前行軍中壯士皆耻之又索闔境官有出於胥吏者皆停之令民間皆用足陌錢陌不足者皆執之劾以行賂取與皆死刑罰嚴酷由是蜀人皆不悅夏四月突將作亂大譟突入府廷駢走匿於厠間突將索之不獲天平都將張傑帥所部數百人被甲入府擊突將突將撤牙前儀注兵仗無者奮挺揮拳乘怒氣力鬪天平軍不能敵走歸營突將追之

營門閉不得入監軍使人招諭許以復職名稟給久之乃肯還營天平軍復開門出爲追逐之勢至城北時方脩毬塲役者數百人天平軍悉取其首還詣府云已誅亂者駢出見之厚以金帛賞之明日榜謝突將悉還其職名衣糧自是日令諸道將士從已來者更直府中嚴兵自衛 加成德節度使王景崇兼侍中 浙西狼山鎮遏使王郢等六十九人有戰功節度使趙隱賞以職名而不給衣糧郢等論訴不獲遂劫庫兵作亂行收黨衆近萬人攻陷蘇常乘舟往來泛江入海轉掠二浙南及福建大爲人患 五月以

大傅分司令狐絢同平章事充鳳翔節度使 司空同平章事蕭傲薨 六月以御史大夫李蔚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辛未高駢陰籍突將之名使人夜掩捕之圍其家挑墻壞戶而入老幼孕病悉驅去殺之嬰兒或撲於階或擊於柱流血成渠號哭震天死者數千人夜以車載尸投之於江有一婦人臨刑戟手大罵曰高駢汝無故奪有功將士職名衣糧激成衆怒幸而得免不省已自咎乃更以詐殺無辜近萬人天地鬼神豈容汝如此我必訴汝於上帝使汝他日舉家屠滅如我今日寃抑污辱如我今日驚憂惴

恐如我今日言畢拜天佛然受戮久之突將有自成
役歸者駢欲盡族之有元從親吏王殷諫曰相公奉
道宜好生惡殺此屬在外初不同謀若復誅之則自
危者多矣駢乃止 王仙芝及其黨尚君長攻陷濮
州曹州與至數萬天平節度使薛崇出兵擊之爲仙
芝所敗寬旬人黃巢亦聚衆數千人應仙芝巢少與
仙芝皆以販私鹽爲事巢善騎射喜任俠粗涉書傳
屢舉進士不第遂爲盜與仙芝攻剽州縣橫行山東
民之困於重斂者爭歸之數月之間衆至數萬 盧
龍節度使張公素性暴戾不爲軍士所附大將李茂

勳本回鶻阿布思之族回鶻敗降於張仲武仲武使
戍邊屢有功賜姓名納降軍使陳貢言者幽之宿將
爲軍士所信服茂勳潛殺貢言聲云貢言舉兵向薊
公素出戰而敗奔京師茂勳入城衆乃知非貢言也
不得已推而立之朝廷因以爲留後 秋七月蝗自
東而西蔽日所過赤地京兆尹楊知至奏蝗入京畿
不食稼皆抱荆棘而死宰相皆賀 八月李茂勳爲
盧龍節度使 九月右補闕董禹諫上遊畋乘驢擊
毬上賜金帛以褒之邠寧節度使李侃奏爲假父華
清宮使道雅求贈官禹上疏論之語頗侵宦官樞密

使楊復恭等列訴於上冬十月禹坐貶郴州司馬復恭欽義之養孫也昭義軍亂大將劉廣逐節度使高湜自為留後以左金吾大將軍曹翔為昭義節度使回鶻還至羅川十一月遣使者同羅榆祿入貢賜拯接絹萬匹羣盜侵淫剽掠十餘州至于淮南多者千餘人少者數百人詔淮南忠武宣武義成天平五軍節度使監軍亟加討捕及招懷十二月王仙芝寇沂州平盧節度使宋威表請以兵騎五千別為一使兼帥本道兵所在討賊仍以威為諸道行營招討草賊使仍給禁兵三千甲騎五百因詔河南方鎮

所遣討賊都頭並取威處分

三年春正月天平軍奏遣將士張晏等救沂州還至義橋聞北境復有盜起留使扞禦晏等不從喧譟趣鄆州都將張思泰李承祐走馬出城裂袖與盟以俸錢備酒殺慰諭然後定詔本軍宣慰一切無得窮詰二月敕福建江西湖南諸道觀察刺史皆訓練士卒又令天下鄉村各置弓刀鼓板以備羣盜賜兗海節度號泰寧軍三月盧龍節度使李茂勳請以其子幽州左司馬可舉知留後自求致仕詔茂勳以左僕射致仕以可舉為盧龍留後門下侍郎同平

章事崔彥昭罷爲太子太傅以左僕射王鐸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南詔遣使者詣高駢求和而盜邊不息駢斬其使者蠻之陷交趾也虜安南經畧判官杜驤妻李瑤宗室之踈屬也蠻遣瑤還遞木夾以遺駢稱督爽牒西川節度使辭極驕慢駢送瑤京師甲辰復牒南詔數其負累聖恩德暴犯邊境殘賊欺詐之罪安南大度覆敗之狀折辱之原州刺史史懷操貪暴夏四月軍亂逐之賜宣武感化節度泗州防禦使密詔選精兵數百人於巡內遊奕防衛綱船五日一具上供錢米平安狀聞奏五月昭王泚

以盧龍留後李可舉爲節度使六月撫王紘薨雄州地震裂水涌壞州城及公私廬舍俱盡

秋七月以前巖州刺史高傑爲左驍騎將軍充公海水軍都知兵馬使以討王郢鄂王潤薨加魏博節度使韓簡同平章事宋威擊王仙芝於沂州城下大破之仙芝亡去威奏仙芝已死縱遣諸道兵身還青州百官皆入賀居三日州縣奏仙芝尚在攻剽如故時兵始休詔復發之士皆忿怨思亂八月仙芝陷陽翟郟城詔忠武節度使崔安潛發兵擊之安潛慎由之弟也又命昭義節度使曹翺將步騎五千及義

成兵衛東都宮以左散騎常侍曾元裕爲招討副使
守東都又詔山南東道節度使李福選步騎二千守
汝鄧要路仙芝進逼汝州詔邠寧節度使李侃鳳翔
節度使令狐綯選步兵一千騎兵五千守邠州潼關
加成德節度使王景崇兼中書令 九月乙亥朔
日有食之 丙子王仙芝陷汝州執刺史王鐐鐐鐸
之從父兄弟也東都大震士民挈家逃之城乙酉敕
赦王仙芝尚君長罪除官以招諭之仙芝陷陽武攻
鄭州昭義監軍判官雷殷符屯中牟擊仙芝破走之
冬十月仙芝南攻唐鄧 西川節度使高駢築成都

羅城使僧景仙規度周二十五里悉召賊令庀徒賦
役吏受百錢以上皆死蜀土䟽惡以壁羸羸之環城十
里內取土皆剗丘垤平之無得爲坎塹以害耕種役
者不過十日而代衆樂其均不費扑撻而功辦自八
月癸丑築之至十一月戊子畢功役之始作也駢恐
南詔揚聲入寇雖不敢決來役者必驚擾乃奏遣景
仙託遊行入南詔說諭驃信使歸附中國仍許妻以
公主因與議二國禮儀久之不決駢又聲言欲巡邊
朝夕通烽火至大度河而實不行蠻中惴恐由是訖
於城成邊候無風塵之警先是西川將吏入南詔驃

信皆坐受其拜駢以其俗尚浮屠故遣景仙往驃信
 果帥其大臣迎拜信用其言 王仙芝攻郢復二州
 陷之 王郢因温州刺史魯實請降寔屢為之論奏
 敕郢詣闕郢擁兵遷延半年不至固求望海鎮使朝
 廷不許以郢為右率府率仍令左神策軍補以重職
 其先所掠之財並令給與 十二月王仙芝攻申光
 廬壽舒通等州淮南節度使劉鄩奏求益兵敕感化
 節度使薛能選精兵數千助之鄭畋以言計不行稱
 疾遜位不許乃上言自沂州奏捷之後仙芝愈肆猖
 狂屠陷五六州瘡痍數千里宋成（宋成）衰老多病自妄奏

以來諸道尤所不服今淹留亳州殊無進討之意曾
 元裕擁兵斬黃專欲望風退縮若使賊陷揚州則江
 南亦非國有崔安潛威望過人張自勉驍雄良將官
 苑使李瑒西平王晟之孫嚴而有勇請以安潛為行
 營都統瑒為招討使代威自勉為副使代元裕上頗
 采其言 青滄軍士戍安南還至桂州逐觀察使李
 瓚瓚宗閔之子也以右諫議大夫張禹謨為桂州觀
 察使桂管監軍李維周驕橫瓚曲奉之浸不能制桂
 營有兵八百人防禦使纔得百人餘皆屬監軍又預
 於逐帥之謀強取兩使印擅補知州官奪昭州送使

錢 詔禹謨并按之禹謨徹之子也 招討副使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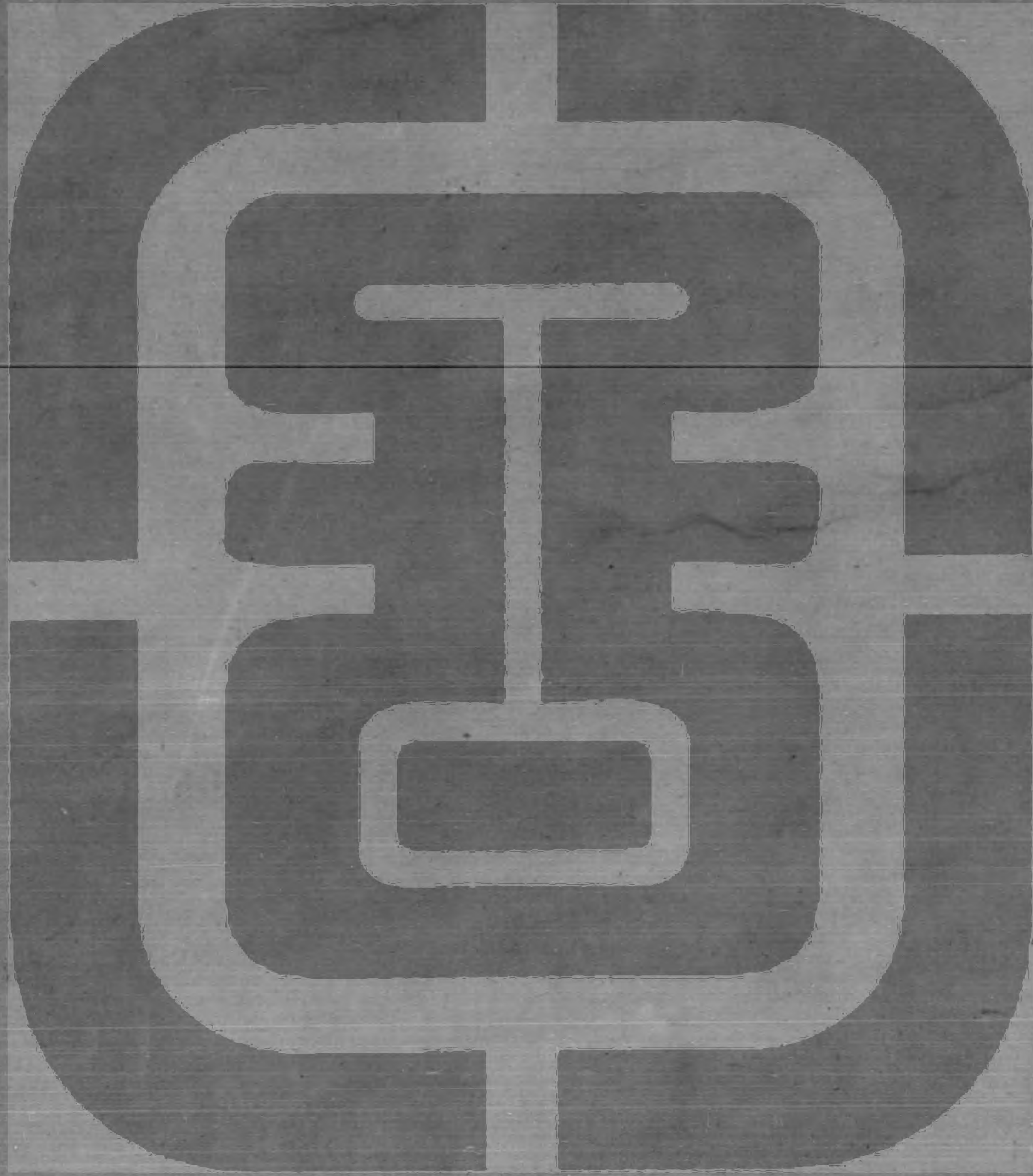
監楊復光奏尚君長弟讓據查牙山官軍退保鄧州
復光玄价之養子也 王仙芝攻蘄州蘄州刺史裴

渥王鐸知舉時所擢進士也王鐸在賊中爲仙芝以
書說渥渥與仙芝約歛兵不戰許爲之奏官鐸亦說
仙芝許以如約渥乃開城延仙芝及黃巢輩三十餘
人入城置酒大陳貨賄以贈之表陳其狀諸宰相多
言先帝不赦龐勛暮年卒誅之今仙芝小賊非龐勛
之比赦罪除官益長姦宄王鐸固請許之乃以仙芝
爲左神策軍押牙兼監察御史遣中使以告身即斬

州授之仙芝得之甚喜鐸渥皆賀未退黃巢以官不
及已大怒曰始者共立大誓橫行天下今獨取官赴
左軍使此五千餘衆安所歸乎因毆仙芝傷其首其
衆誼譟不已仙芝畏衆怒遂不受命大掠蘄州城中
之人半驅半殺焚其廬舍渥奔鄂州敕使奔襄州鐸
爲賊所拘賊乃分其軍三千餘人從仙芝及尚君長
二千餘人從巢各分道而去

三千餘人封塞谷口而進
 武備亦尚頗凡令與軍三千餘人封山安之
 又尚尋
 之入半驅半焚其
 合
 衆諸器不日而
 大軍封北正千餘眾
 河
 又身大恐曰故者共立大誓
 天下今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五十二

Handwritten mark or scribble in the top left corner.



Handwritten mark or scribble in the bottom right corner.